



联合国 大会



PROVISIONAL

A/PV.2376
6 October 1975

CHINESE

大会

第三十届会议

第二三七六次全体会议临时逐字记录

一九七五年十月六日星期一下午三时在纽约总部举行

主席: 沃尔德伦-拉姆齐先生 (巴巴多斯)
(副主席)

后期: 托恩先生 (卢森堡)

— 一般性辩论〔9〕(续)

下列人士发了言:

加利卜先生(索马里)

列埃班诺先生(哥伦比亚)

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

萨尼先生(卡塔尔)

卡瓦哈尔先生(智利)

— 柬埔寨国家元首, 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

—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22〕(续)

本记录包括中文发言的原文和其他语文发言的译文。定本将尽快分发。

更正应只对发言的原文提出。更正应作在印发的记录上,并于三个工作日内,用一式四份,送交会议事务部正式记录编辑科科长(LX-2332室)。

本记录是在一九七五年十月七日分发的,提出更正的时限是一九七五年十月十日。

请各代表团严格遵守上述时间限制。

75-70151/A

下午三时三十分会议开始

议程项目 9 (续)

一般性辩论

加利卡先生 (索马里)：首先，我要诚挚地祝贺主席实至名归地当选为本届大会主席。他的当选，着重指出了这个组织的民主性。这个组织实际地表现出各会员国的主权平等，根据个人的才能、国际地位和成就来选择领袖。在保证我国代表团对主席的绝对支持和合作的同时，我祝他成功地执行领导本届大会审议的工作。

我也要对他的前任——阿尔及利亚的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在第二十九届大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上生气蓬勃的卓越领导表示赞赏。这两届会议作出了重要的和有历史意义的决定。本组织在他的任期内所获得的巨大成就和成功，不仅使我们感到自豪，使世人钦佩联合国组织的能力，而且也确实反映出这位非洲伟人为实现这个世界组织的宗旨所显示出的忠诚、政治才能和有价值的贡献。

由于联合国工作愈来愈广泛和复杂，秘书长及其工作人员都负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我国代表团象其他许许多多的代表团一样，衷心感谢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和秘书处全体工作人员献身于和平及进步的工作。

说到这里，我也要代表我国政府对联合国组织和非洲统一组织之间继续扩展其有效的合作表示满意。这种合作在各个发展领域都证明是非常有价值的，同时对反对种族歧视和反对殖民主义的斗争给予令人鼓舞和实际的支持。

一些新国家加入联合国，使我们更接近会籍普遍的目标。我特别高兴看到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经过它们的英雄人民的多年斗争和牺牲，成为这个世界组织的会员国。它们的成功，对那些仍然

处于殖民统治和种族主义统治之下的人是个鼓舞，对那些少数政权是个警告——它们不能成功地长期镇压解放力量。

我代表我国政府，借此机会称赞葡萄牙政府有决心地、诚实地、忠诚地执行了它所宣布过的要迅速促成这些领土独立的政策。

至于安哥拉问题，我国政府和非洲统一组织的会员国一样，希望在过去能够有纪律地和忠诚地对殖民主义作斗争的各解放运动，将会运用这些品质来解决它们之间的分歧，停止这场手足相残的争执，把它们的能力用到它们所热爱的达成独立和巩固民族统一的目标上去。

在安哥拉历史上的这个关键性阶段特别重要的是，一切外界的努力应当用于和解的工作，而不是用于为安哥拉人民争取独立、和平与安全以外的任何目标。

在审议这个动乱的地区的问题时，我们必须记得，在历史上，发展程度不一的国家都曾经历过内战的痛苦。大部分国家经历这些困难之后，加强了自己的国家，继续国家的重建及发展工作。

假如不是本组织内某些国家的反对，我们本来可以把越南南方共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的代表当作联合国正式会员国的代表来欢迎的。我国代表团不能不表示极端失望，因为越南人民长期以来受到军事侵略，现在仍要成为外交侵略的受害者。拒绝它们参加这个世界组织是不合理的——因为他们为恢复自己的民族独立进行了英勇的斗争，因为他们根据宪章的原则，对各国显示了友好合作精神，他们很明显地已赢得了这一权利。

关于这一点，我们也应当保证无条件地支持朝鲜人民要和平地统一自己的祖国的愿望。我们坚决认为，现在已经是时候，这个尊严的大会对南朝鲜和北朝鲜在一九七二年七月四日发出的联合声明作出实际的表示了。这个声明，除了别的以外，规定消除外来武力和达到朝鲜人民民族统一的目标。我们本着这种精神，重申需要促进朝鲜的独立与和平统一，使得这个分裂国家的英勇人民能够在这个国际大家庭中占有它应有的席位。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注意到柬埔寨王国民族团结政府的代表的出席。我们一向承认及支持该政府为合法政府，西哈努克亲王为柬埔寨的国家元首。我们祝贺柬埔寨人民的光辉胜利，并祝他们在建设自己的国家及重建社会时取得成功。我国代表团今天下午将会高兴地听到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的讲话。他的备受尊敬的声言，虽然最近在联合国没有听到，但在第三世界和其他国际论坛上都曾多次听到。

最近几年来，我们在联合国有关相互依存和需要采取全球性行动的问题谈得很多，但同时我们也愈来愈退到穷与富、新与旧、工业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对立阵营去了，而且也愈来愈失去对彼此的信赖了。我们的政治态度的这种分歧，是我们当代世界的一个显著现实，近来遮没了人类面临的大部分主要问题，为这个世界组织所直接关注。这种分歧，在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经济秩序时很明显；它影响到中东问题；它是反对种族隔离、种族歧视和殖民主义斗争中的一个特点；而它的最新表现是对本组织本身的性质和结构的广泛不同的、有时是冲突的意见。

我国代表团诚挚地希望，发达国家在第七届特别会议中显示出愿意尊重地听取第三世界国家的意见及显示出同情的态度，将会结晶成为积极的行动，不仅为达到宣称的新的国际秩序的目标，而且还为第三世界的人权问题和政治问题带来公正的解决办法。

当然，南非和纳米比亚的千百万非洲人民遭受到的种族隔离后果，以及要把种族隔离式的社会强加给津巴布韦人民的企图，是整个人类，特别是独立的非洲国家，认真关注的一个问题。我们本来希望，南部非洲盛行的种族歧视的恶毒形式，已毫无疑问地被确定是触犯所有人的良心和为害人类的一种罪行。但是某些人却把我们要利用联合国系统内一切力量去消除我们世界文化的污点的努力称为机械性大多数作出的不负责任的或不切实际的决定，我们对于有计划地使我们的兄弟贬为机械的做法表示愤慨则被断然称为花言巧语。

贬低我们的人与南非有着大规模的财政、经济、军事和外交的瓜葛，在这种情

况下却要我们相信，只是我们的方法，而不是我们抗议的实质受到了责难。

我们注意到，最近在西班牙处决了五名被宣布有罪的欧洲恐怖分子后，各方面立即提出强烈反对和采取外交报复，因此我们对这一点的怀疑更有所增加。我们不能不把这个反应和过去十年来第三世界为了劝使各会员国断绝和沙普维尔的行凶者及官方恐怖主义执行者的外交关系所作的努力而得到的消极反应作比较。这种官方恐怖主义夺取了无数非洲人的性命，而这些非洲人的唯一罪行就是对令人不能忍受的、泯灭人性的压迫提出抗议。蓄意歪曲第三世界的行动，是故意在各会员国间挑拨离间的另一个反面做法。其中一个例子就是歪曲大会在其第二十九届会议中使用特权拒绝接受南非代表团的全权证书。大会只是在多次庄严要求南非停止种族隔离和停止非法占领纳米比亚后才采取了这一行动。事实上，这已是在联合国关注和谴责南非的种族主义政策的二十九年之后了。简短地说，我们看到，某些人对要求终止种族隔离的愤慨比对种族隔离的愤慨还要多。这种态度，看来需要我们认真思索和注意了。

非洲南部局势严重和悲惨的发展，是愈来愈深刻和广泛了。南非依然非法占领着纳米比亚；南非人民依然受着种族隔离和警察国家恐怖主义的煎熬；当局依然企图培植早就被纳米比亚人民所唾弃的分子，压抑人民的合法领袖的声音。

现在，大家都应该看得很清楚，伊恩·史密斯并不打算进行迈向津巴布韦多数统治的谈判。甚至是沃斯特政权施加压力，也没有使他朝着大家都能接受的解决办法的方向走。津巴布韦人民的政治领袖应该紧密团结，继续在联合战线上进行自己的解放斗争。他们目前的分裂和冲突只能削弱他们自己，同时给予敌人一个机会去利用它们的分歧，努力维持现状。史密斯种族主义政权及其支持者的这套手法，决不能让它成功。

在南非，令人惊愕的事实是：大多数人——超过一千七百万人在他们自己的国土上被四百万人的种族主义少数变为外国人。在具有讽刺性的所谓民族自决的过

程中，他们被剥夺了自己的民族传统，被迫迁到流动劳工的营地中。一些装门面的改变和对经济压力的一些表面的反应是不能掩盖这个残忍的现实的。

在缓和的幌子下，肤浅的和平花招并不能改变局势。这样的举动，不能是别的，只能是在旧葡萄牙属地解放运动取得势不可挡的胜利、接着出现莫桑比克的独立和安哥拉的即将取得独立这一连串大事之后，南部非洲政治现实的直接后果和一个战术上的花招而已。种族主义政权面临国际压力和对种族隔离的憎恶，这一切对南部非洲的种族主义统治的破产，有着积累的效果。

我国代表团认为，很清楚，只有对少数政权进行有力的、始终如一的和不妥协的反抗，只有充分使用宪章内可用的一切强迫措施，只有广泛地和慷慨地支持解放运动，才能保证在南部非洲朝着联合国声明的目标前进，即消除种族隔离和解放纳米比亚及津巴布韦的人民。

我国代表团请求一切过去对卢萨卡宣言、摩加迪沙宣言和达累斯萨拉姆宣言的原则没有给予或给予很少支持的国家，对南部非洲的解放事业表现出谅解和合作的新精神。我们特别呼吁现在庆祝其第一次战胜殖民统治战争二百周年的美国，把今天受压迫人民的斗争看成它们自己为自由和独立而进行的革命战争的一个反映。美国政府不应从经济利益的眼光——例如铬和其他原料的供应——来看待津巴布韦的问题，而应该主要把它看成是较严肃的和基本的人权问题和普遍接受的多数统治的民主原则问题。

我国代表团满意地看到，很多属地正在和平地进行着符合一九六〇年十二月第1514(XV)号决议的自决过程。我们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取得了独立，同时期待着欢迎他们参加联合国。我们也要祝贺科摩罗群岛获得独立。然而，我们必须坚定地说出，一定要让这片领土上的人民在没有外来压力和干涉下自由地选择他们自己的前途，因为这些外来的压力和干涉只会危害到他们的主权和独立。

至于塞舌尔群岛的将来，我们很高兴地注意到已经订立了一个预定独立的日子，

同时这片领土上的人民现在可以期待着在一九七六年得到完全独立。

我国政府特别关注法属索马里兰的严重局势。许久以来该领土的人民就被剥夺了机会去充分地 and 自由地行使他们的自决权和独立权。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一向明确声明坚决支持的原则是，该领土上人民的愿望，他们的真正愿望，一定要构成任何政治变革的首要的和基本的基础。

埃塞俄比亚临时军事行政委员会主席今年在坎帕拉非洲统一组织高峰会议发言时也作了一个类似的原则声明。埃塞俄比亚外长在这个庄严的大会发言也重复了这一原则。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欢迎埃塞俄比亚政府的这一向前看的、积极的态度。这是埃塞俄比亚政府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一步，是一个有意义的行动。我们相信，埃塞俄比亚政府将会对其宣布的意向作出实际的表现。由于这个发展，法国当局就不能再说什么敌对的外来主张会在该领土独立时造成危险或不稳定的局势了。

我国代表团密切地注意到法国外交部长在一九七五年九月二十六日的发言，他说：

“法国愿意尊重一切非洲人要自由选择自己的命运和在自己选择的条件下对自己的将来负责任的决定。”

过去，法属索马里兰的问题是：行使自决权的程序不是大多数人选择的，而是法国政府规定的。根据上次全民投票的新闻报道所反映的国际意见，法国政府规定的这个程序，最低限度来说，是极不民主的，而且倾向殖民主义的。法属索马里兰人民的愿望从来没有在一个自由和民主的环境中表达过。

假如法国真的象它的外交部长在大会发言所说的那样忠于尊重人民自决权的进步政策，法国自己应该坚持尊重法属索马里兰人民的愿望，无条件给予该领土独立。

谈到法国政府对尚在其殖民统治下的非洲领土的态度，乌干达共和国总统和现任非洲统一组织主席哈吉·伊迪-阿明·达达元帅最近向大会讲话时说：

“尽管法国采取了消极的态度，国际社会特别是非洲统一组织，在法国的非洲属地的非殖民化问题上对法国是十分耐心的。现在是法国作出报答的时候了……”（第二三七〇次会议，英文本第52页）

我国代表团完全同意阿明总统的上述讲话。

在坎帕拉举行的非统组织最高级会议和在利马举行的不结盟国家会议都重申支持法属索马里兰人民争取民族独立的斗争。我国代表团确信，大会将会再一次要求法国遵守第1514(XV)号决议的原则，无条件给予该领土的人民独立。我们热切地希望，在非洲非殖民化的历史过程中发挥过这样显著作用的法国，将不会拖延其在非洲最后的殖民地的独立。

我现在谈到中东问题。这个问题是这个世界性组织差不多从创始的时候就已经面临的了。我们欢迎任何朝着解决问题的进展。然而，在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的权利得到恢复以前，在以色列撤出自从一九六七年六月战争非法夺取的一切阿拉伯领土以前，这个地区的和平依然是难以得到的。这些和平的前提，曾多次得到国际一致意见的重申；安全理事会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的第242(1967)号决议和第338(1973)号决议中也规定了这些前提。二十七年前，大会赞同福克·贝尔纳多特伯爵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声明：

“……由于战争的恐怖和破坏而被迫离开家园的无辜人民返回自己家园的权利应该得到重申和实现”。

今天依然需要矫正对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所犯下的历史错误；他们被蓄意的恐怖行动所迫，离乡背井。恐怖的唯一的目的就是：不管人们受的痛苦有多么深，要确保建立和维持一个纯粹是犹太复国主义者的国家。这样制造出来的问题不会自行消失。巴勒斯坦人民过去不曾，将来也不会因为应当矫正推想是一个消失在古代的迷雾中的民族所犯下的过错而被赶离历史舞台的。巴勒斯坦人民不是从古

代来的幽灵；他们今天实实在在与我们在一起；我们看得见他们受的苦难，我们也听得到他们痛苦的声音；我们不能也不应对他们要求正义的呼声听而不闻。

联合国大部分会员国在第3236(XXIX)号决议里重申了巴勒斯坦人民在自决、民族独立和主权方面不可剥夺的权利。这是基于现实、基于历史逻辑、和基于人权和国际法的确定原则的立场。大部分会员国也支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的领导，这个决定表示国际社会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国际地位，同时也是实现他们的正当愿望的重要一步。

以色列自从一九六七年以来占领阿拉伯领土造成了中东冲突的另一原因。这种占领是违反国际法的原则的，第242(1967)号决议重申了这项原则：用侵略的方法取得领土是非法的。

把犹太人安置在每一片占领了的阿拉伯领土上，特别在耶路撒冷，这种大规模的政府方案就是兼并。这些行动，加上经常侵犯占领领土内人民的人权和对邻国平民进行军事侵略的暴行，是公然违反国际惯例、国际协定和国际行为规范的。

以色列长期以来对联合国决议的蔑视及其侵略和扩张行为对地区及国际的和平与安全的威胁，必须采取坚决的国际行动加以制止。联合国要忠于它自己的原则，就不能对此事袖手不问。愈来愈多的世界舆论同意这个看法。坚决表示非洲-阿拉伯团结的坎帕拉非洲最高级会议和不结盟国家的利马会议都请求安全理事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包括宪章第八章所规定的措施，迫使以色列放弃其顽固路线。我国代表团相信，一切真正要在中东寻求和平的人都会一起要求安全理事会根据其职责而采取行动的。

我们也相信，在以色列这种情形，正如南非的情形一样，联合国必须考虑宪章中明确规定的权利，对那些严重和继续侵略别国而威胁到国际和平与安全的会员国，停止其会员国权利或予以除名。

正如我国代表团多次指出，会籍普及是我们珍视的目标，但不可不惜代价。

在我结束中东问题的讨论前，我想谈一谈在这个已具有爆炸性的局势中的一个最危险的发展。我所指的，是在外交上作出不遗余力致力于和平状的那个国家，却不分皂白地以武器和金钱供应中东的侵略者以色列。索马里民主共和国以及，我相信绝大部分的会员国，都会觉得任何真正要在该地区寻求和平的国家居然会想到引进核导弹，是不可思议的。

我们相信不会有国家采取这样的行动，同时应该认真注意到，矫正中东的军备对比是朝着在该地区终止军备竞赛和建立稳定和安全的至关重要的一步。

塞浦路斯局势是另一个国际关注的问题，也是对国际安全造成的另一威胁。去年，最高革命委员会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少将在第二十九届大会的发言中，谈到塞浦路斯问题时说：

“……有关这一点，我觉得有关各方应该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开会，以寻求适当解决的方法和途径。为了恢复岛上的和平与稳定，我们应该确保让塞浦路斯人民决定他们自己的政治前途。”（第二二六二次会议，英文本第56页）

我国代表团对此问题已经付托联合国秘书长感到十分满意。他的工作和努力一直都是非常值得称赞的。我们确信，塞浦路斯的两族人由于联合国秘书长的斡旋，经过谈判，一定会得到解决办法。

联合国在全球的基础上响应各国人民的需要，显示出特殊的能力。它对贫穷国家的发展需要，显示出全面的关注，设立了应付象世界人口及受到威胁的世界环境等问题的机构。它继续致力于改善人民的卫生、生活条件和粮食供应。它对儿童——我们后代的希望——的福利表示深切的关怀，同时明智地支持了旨在提高妇女地位并使她们参加发展进程的基本社会革命。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这一切全球性的活动，各国人民为建立公正、安全而有建设性的社会所作的个别努力，无时无刻不受到核毁灭的威胁，可能由于超级大国核

武器部署的一个错误，就立即化为乌有。我不想多讲不道德的和不必要的资源浪费。这些资源假如不是用来维持恐怖平衡的话，是可以更好地用来满足世界人民的迫切需要的。

各个小国和无核国家，现在正在从事建立无核区与和平区的活动，以尽量保护它们的人民不受核战争之害。这个运动现在已在拉丁美洲产生实际的效果，假如能够扩展到非洲、中东和南亚——正如这些地区中许多国家提议那样——对国际和平与稳定将会作出有价值的贡献。此外，许多无核国家已参加防止核扩散条约——我国是最早的签署国之一——诚挚地努力为世界和平作出贡献。

核大国现在深切地关注小国把工业原子能转用于军事用途的日益增长的能力。但是，既然超级大国在削减它们的核能力这些更为基本和迫切的问题方面没有重大的进展，这些小国也就没有得到任何鼓励要维持它们的无核地位。关于这一点，我们要和其他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一起，希望所有国家，不论大小，为了世界和平和进步——这是我们所有人都致力的工作——采取积极的步骤，达成全面和彻底的核裁军。

索马里民主共和国是一个印度洋国家，一向并继续支持《印度洋和平区宣言》。我们痛惜英国和美国共同决定在迪戈加西亚岛设立一个美国海军基地，这个基地将会成为美国在这个地区行使及展示其兵力的中心。这一发展，只能使大国在印度洋的敌对升级，只能增强国际紧张形势和破坏《印度洋和平区宣言》的目的。

我国政府完全赞同召开一个印度洋沿海及内陆国家会议。这样一个会议将会加强联合国有关这个重要地区所通过的宣言的重要性，并对其原则给予实际的支持。这个地区是世界海洋重要通道之一。

专门讨论发展及其有关问题的两届特别会议恰当地突出了经济问题在国际事务中的重要性。无论第七届特别会议的成就怎样平凡，会议的气氛却提出了一个受到大家欢迎的征象，即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是可以基于对话和合作，

而不一定是基于冲突和对抗的。

我国代表团感到失望，有些国家对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这个概念仍采取保留态度，有些甚至以怀疑的眼光来看待。我们欢迎特别会议能够提出一个包含有关新的经济秩序的宣言和行动纲领和各国经济权利及义务宪章的原则的一致同意的声明。至于这些由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提议的原则和措施能具体地变到怎么样的一个程度还有待以后的发展。

在稳定出口收益、放宽某些贸易壁垒和放宽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投资的资金流动等方面，都以具体提议的形式作出了初步的重要步骤。然而，我们希望在更加基本的问题上，例如商品综合计划、取消非关税壁垒和切实转移真正资源的方法等看到进展。

我国代表团认为，有关世界粮食局势提出来的措施是特别重要的，我们很高兴地看到给予这个问题非常优先的考虑。

我们也满意地看到，对于最不发达的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的重视。这些国家中，有许多象索马里一样，特别容易受到加深它们的发展问题的天灾。我国这两年来遭受到一场严重的旱灾，毁坏了我国出口收入的主要来源——畜牧业。我们要供养在救济营的二十五万多人，还要照顾在救济营外的五十多万人。我们现在已经为受到旱灾影响的牧民开始了一个重新安顿和善后的计划。我愿意在这个讲坛上表示感激许多给予我们慷慨援助的国家和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先生，他帮助安排了我们经由联合国系统，特别是经由联合国救灾组织办事处所得到的无价的援助。

我国政府面临困难的任务，但我们也一直努力强调民族自力更生的需要。索马里人民正在各阶层从事重新安顿和善后的工作。我们确信，整个国家的努力，加上继续的国际支持，将会使我们能成功地应付面临的挑战。

大会议程上有一个一再出现的项目，是要加强联合国在维持和巩固国际和平与

安全方面的作用。要决定联合国的作用，除非对这世界组织的性质有明确的一致意见——目前看起来似乎还没有——否则是很困难的。

例如有些人要我们相信，联合国虽然过去曾经采取过象分割巴勒斯坦和朝鲜这样有权威性的行动，但最初的意思并不是要它成为可以进行断然的干预而影响事态发展的一个组织，它只不过是加强国际舆论的一个论坛罢了

宪章规定的大会议事程序，当然是议会制民主国家的议事程序。但是，现在有些国家硬说，经多数表决所达成的决定是没有价值的，只有一致意见才是联合国行动的唯一正当基础。我们现在很难知道应该怎样对待过去引起争论的一些决定，例如承认以色列的决定，是以勉强的多数在大会里通过的。当然今天不是由于勉强的多数，而是绝大的多数，引起这么多的关注，这是民主理想的一个不寻常的发展。现在也有一个运动想把安全理事会的特权阶级主义的结构反映到大会来，好象这个组织的权力优势还不够似的。

既然对联合国的性质和职能有着不同的意见，影响到重要问题的处理，我们必须有广泛和公开的讨论，并对各国的立场有充分和明确的了解。

联合国宪章特设委员会现在正在审议有关修改宪章的提议。所有想要改变联合国工作的原则和程序的认真建议当然都应当通过适当的渠道提出来。例如，假如有人提议要以一致意见完全取代多数通过，或是提议大会不应主宰它自己的议事程序，那么我们就不妨重新研讨大会的体制的这些基本方面。但是这些意见不能说成好象它们就是代表一种已经存在的现实或是很容易得到的安排。

至于审查宪章的问题，我国政府认为，宪章虽然有伸缩性，但也是无可避免地受到三十年前的看法和环境所限制。我们需要订正宪章以反映当今世界日新月异的客观现实。例如安全理事会就不再能真实反映世界的权力结构。自从一九五四年以来，权力中心已从一些地区转移到另一些地区，从一些国家转移到另一些国家了。

我们必须问一问，今天安全理事会的权力结构应该代表什么呢？当然不是盟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对轴心国的胜利。难道安全理事会今天没有责任对代表着广大世界人民的其他一百三十六个国家的愿望作出响应吗？这一百三十六个国家是否只是观众，而只有这五个强国才是控制世界舞台的演员呢？一百四十一个国家是否要永远受到由历史上一次意外所集合起来的和拥有权力的一组国家的支配呢？鉴于安全理事会最近滥用权力，这些问题是重要的。关于南非和纳米比亚问题的三次否决和越南会籍的一次否决，引起了是否应该有某种方法来限制使用否决权和使安全理事会具有一定的责任的问题。也引起了是否应该扩大安理会来反映我们世界文明的一大部分的新的利益和态度。

最后，我要着重指出，联合国是一个生活有机体。正如其他一切生活有机体一样，要保持生命力的话，就一定要作出改变。世界各国已经给予联合国极大的责任去作全球性的组织。我们也要给予它能力去公平地和全面地应付当代的新现实。我确信，我们在这方面一定会采取积极的和切实可行的措施。

最后，我认为从我国总统、当时非洲统一组织主席穆罕默德·西亚德·巴雷少将在第二十九届大会的讲话中引述一段意义深长的话是十分恰当的。他说：

“我们仍然生活在一个贫富对立的世界，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种族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依然在许多地区存在着的世界，依然在核战争威胁下的世界，存在着各种不公正的经济制度的世界。我确信，没有人对这些问题的重要性怀有任何错觉。”（第二二六二次会议，英文本第63页）

虽然现在我们注意到，在世界的不同地区，争取和平取得了进展，国际的紧张局势和冲突有了缓和，但是仍然面临着许多在我国总统的讲话中所提到的严重问题。我确信，我们有意志也有能力去应付这些对国际和平与安全造成极大威胁的问题。虽然对我们有些人来说可能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但是我们希望，到三十一届大会举

行的时候，已经完全消灭了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罪恶，已经打破了种族主义者和种族隔离者的白日梦，已经消除了犹太复国主义的危险，从而实现了这个崇高组织的一些基本宗旨和目标。

列埃班诺先生（哥伦比亚）：我们真很高兴地赞扬大会在选举主席上所表现出来的智慧。托恩先生除了杰出的品德和学问以外，还富有在发达国家和新生国家结合成的国际经济社会里处理特殊问题的经验，这种个人的经验在我们的时代里是少有的；虽然，现在世界上的和平和正常情况主要依靠我们能否找到消除紧张局势的方式和折中办法，这种紧张的局势正在烦扰着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对托恩先生出任大会主席感到高兴。我们也要欢迎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作为独立主权国家参加这个世界组织。

第二回事原不一定是孤立的；它们反映出我们时代中一定的主要趋势，其重要性还没有被人从每一个角度所了解。这就是为什么在大会年会一次接一次召开的时候，我们都注意到有一项观念在散布中，这观念认为一般性辩论是一个不合时代的制度，有人以为，它证明了热带国家的代表们缺乏政治经验与精确观念，不如发达国家和北欧国家的发言人所吹擂的有严肃性与用字简洁。

这项观念，有时或不无其道理；但是，不事先审议今天影响联合国的实质问题，便要寻求一项程序问题的解决方法，这将是一个危险的错误。这实质问题就是，本组织成立后，世界上风起云涌地产生了许多新的现实，我们需要在这个世界上求得新的政治和经济均衡。

许多问题拖延下来了，有人故意不解决许多问题，这正是一般性辩论为何具有日益增长的对立和敌意这项特色的道理；这项特色令许多人感到不安，但要消除它，却不是剥夺大会作为避免紧张局势的妥当场所所占地位，便能做到的。尚待解决

的争端造成了这些紧张局势，有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用霸道方式所产生的实力形势下所难以解决的争端。

今天大家都明白，大会每一届会议中，可以看出一些国家对本世界组织的悲观情绪，而这些国家正是当年主要创造本组织的国家，其行为有时令人感到，它们好象认为本组织妨碍了它们外交政策的圆满发展。在这样情形下，要寻求出新的均衡，便更有其必要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巨大的动荡改变了世界的政治地图，其间有许多国家获得自主的生活，我们不否定：这些国家可能缺少列强过去自认为独有的经验和智慧，也就是几百年来在国际事务上占有主宰地位而产生的特长。但是昨天的乐观剧变为今天的悲观，令人吃惊。新国家的期望，今天被指为过分，其实早在一九四一年已不难看到。当时，在英国军舰上，二位伟大的盎格鲁撒克逊政治家所签署的大西洋宪章说：

“经过会晤，认为他们两国国策中某些共同原则应该予以宣布。他们对于世界所抱有的一个美好未来局面的希望是以此项政策为根据。

“（一）两国并不追求领土或其他方面的扩张；

“（二）凡未经有关民族自由意志所同意的领土改变，两国不愿其实现；

“（三）尊重各民族自由选择其所赖以生存的政府形式的权利。各民族中的主权和自治权有横遭剥夺者，两国俱欲设法予以恢复；

“（四）两国在尊重它们的现有义务的同时，力使一切国家，不论大小，胜败，对于为了它们的经济繁荣所必需的世界贸易及原料的取得俱享受平等待遇；

“（五）两国愿意促成一切国家在经济方面最全面的合作，以便向大家保证改进劳动标准、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全。”

在威尔士亲王号上的政治家，用这些话呼吁对几百年来沦为殖民地或属地的一切人民和社会，给予支持。他们希望，这项支持会作出决定性的贡献，打倒敌人，

敌人的政治哲学表示出，强有力者残暴地拒绝承认其他种族和发展不足国家人民的权利。

这些宣言和他们承认的新现实产生了预期的效果，这就是新国家逐渐参加了联合国，其结果是：五十一个会员国创立的这个世界组织，现在拥有一百四十一个主权国家了，它们的全体表现了政治和经济发展不同层次上产生的各种问题。

今天，由于这些问题是从世界政治的领域中产生的，所以看起来象是新生问题，其实，它们与列强在国内所面对的问题，并无大不同，这些列强就是其代言人签字于大西洋宪章的列强各国——这正好象它们传统上少数统治集团强行不平等政策，有一些社会阶级成为受害人，但是它们宪法的民主精神迫使统治者向这些社会阶级提出保证并提供较好待遇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些问题。

那时也有人说过——历史可以证明这一点——无产阶级缺乏训练，也无责任感，不能通过投票来参与国是；这些阶级在它们争取政治和社会权力的历程中，每一步上都感到过一阵一阵的悲观。

对于第一次参加政治决定的社会阶层来说，也许在早期——在国际上，这就是今天——有理由可以怀疑它们能否负起责任。不过，经过一段时间后，从前不知道的事变得清楚了；一直在维护现有秩序的几样哲学站不住了；反对人民主要阶层参政的统治阶级，最后发现改善它们的消费量与收入水平，并无害处，于是便寻求协同一致，使社会能更为安定，可以提出国家大事，交由公民定期投票。

长久以来在力量不均衡所扭曲的国际秩序中，许多国家人民的自治被剥夺了，它们没有机会获得必要的能力与责任，以谨慎而客观地行使作出决定的权力；凡是目的在摧毁几百年来的不平等，在增加这些人民作决定的权力的一切进程，都会有脱节现象；在联合国内出现了这种现象时，有些西方国家及一些东方国家便表示惊奇，这看来是没有道理的。只因为联合国反映出不同的思潮，或只因为联合国中产生新势力，而它们在过去依大战战胜国的解释是对本组织宗旨和范围没有说话余

地的，便参加打击联合国的威望，这不能说是解决联合国面临的困难的办法。用来维持联合国的捐献，是依定额而作出的，用停止给付定额来威胁，也不能说是解决办法；又如现在正在发生的情形一样，采取行动，以在这个世界组织的范围以外，解决国际争端，而并不与联合国协商或采取行动，以寻求一个场所，希望把国际问题当作国家利益或武力均势的简单问题处理，这都不能说成是解决问题的方法。

不错，把列强今天所享有的力量与繁荣，说成是得来不费力的，无关它们人民几世代以来作出有毅力、聪明的努力，无关它们过去所忍受的牺牲，便达到它们今天所享受的尊荣和繁盛程度，这就是不公平的了。同样的，有的社会几世纪来滞留不前，又不利用时间而错过进步的机会——历史曾数度给他们过这种达成繁荣的机会，它们只在富裕社会的橱窗里看到展览出来的繁荣，才开始盼望并努力想获得它——它们作过错误的决定，或有过重大的阙失，但我们若无视这些决定或阙失，也是愚蠢的事。这些落后的社会构成了一个多相的整体，利益常不相一致，因为它们各有不同程度的发展与依赖性，所以它们要想为特定问题找出共同解决办法时，便免不了突出了它们间的差异。因此，认为一般所称发展不足世界具有完全的齐一性，是有点武断的。

不过，虽然我们承认，我们必须承认，现在受到经济落后后果的各国并非没有过错，但在我们这一代承袭的世界中，贫富的分配和政经权力的分配方面，如果我们把力量和力量的滥用所占决定性地位略而不谈，就不能完全解释为什么今天落后社会与发达国家间存有巨大的差距。

今日在世界上少数区域所集中的财富，现有的制度还能够在其居民间以某种程度的公平来分配这些财富，但这些财富的巨大累积并不完全是他们常吹嘘的美德、创造能力或经济道德的产物，而是把这个地球上赤道南北两个地区、热带温带两个地带的人民之间的关系，在国际的规模上，巩固为一种秩序的结果。在这一个秩序里，他们产品的相当价值，在很大的程度上是用强制的并常常是掠夺的方式来决定的。按照神圣的经济理论，世界市场的制度应该是自动调节而又公平的，却从

来便受到实力干涉的歪曲；因此这个世界上便充满了不平等；这个世界就可以一直以几种哲学为基础，这些哲学夸耀力量和几个种族的优越性，这些种族已慈善地承担起了一位名诗人所说的“白种人的负担”。

这样产生的情况便是：少数国家成了世界特权集团，而地球上的广大地区则陷于可悲的境地，不但它们的劳动的经济价值受到有增无已的掠夺；又因为它们只能获得菲薄的收入，所以又不能通过分配方法来改善人民的悲惨生活条件。

我们正亲眼目击各种改变过程在加速进行，纠正当代世界中明显成为过时的各种情形。要做到纠正，在很大程度上需要由累积有财富的那些大国作出重大让步，而不是由几世纪来廉价出售资源而使繁荣得以集中到地球少数区域去的那些国家来作让步。有些国家一定可以从实力和富足的地位来作出这些改变过程中的决定；另些国家参加联合国时便担负了依赖性的重荷，而过去被征服、奴役的历史和它们人民劳动成果所获得的可怜报酬，使它们一贫如洗。在改变的过程中，不能够对这两类国家同样地要求合乎需要的公平和谨慎。

如果想寻求新的、较为健全的世界政经平衡，想创造“一致意见”，使联合国业务得以顺利进行，那么他便不能假定：这种“一致意见”必须是世界上发展不足和热带地区的国家勉强接受既成秩序，或是他们预先放弃行使压力——也即他们通过在本大会内表决，为解决重大问题所能发挥的压力；到目前为止，对重大问题提出来的解决方法常常只是例行的决议，只是无限期拖延这些问题而已。责任不可以成为单独由小国负担的事；它无宁应该是大国的当然职责。过去，对从中渔利的几个臭名昭彰的国家来说，不平等是自然的，甚至是应当的事，在现在这个世界里，从政治或文化上来说，这种现象不容再继续下去；今天，主要就是因为大国坚持不愿接受必要的妥协，才造成今天我们大家关心的联合国内对立的气氛。

我们不能不这样想，因为联合国发展十年的成绩令人失望，又一次证明了发达国家方面不愿作适当贡献，以达成财富分配和经济进步更为平衡的世界；同时，世界经济的运行经常表现出第三世界负债垒垒，大的债主国家对重新谈判债务的可能

性拒绝作认真的研究。但在通常市场条件下，或原料、燃料生产国协同努力下，生产国的国际收入有重大的改善时，这些大国又表现出过度的敏感；比较起来，这便形成了尖锐的对比。

发展中国家要在主要原料的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达成协定的善意努力，都在主要消费国方面遇到漠不关心或明白敌视的反应；在原料生产国联合起来，捍卫其价格的国际水平时候，主要消费国便感到它们成了受害者而宣称世界经济有危险了；这些都是不符合要创造世界上较稳定条件的热望的。

在工业产品和原料、燃料的价格间，如何设定比较公平的贸易条件，是一个重大问题。例如各国受到富有社会输出通货膨胀的严重影响，却没有同样的作业或销售设备可以再输出这通货膨胀，并改进它们的出口货物的价值。这些问题，不能长此继续下去。虽然如指数化等的程序，并不令人满意，或也不值得接受，发达国家应有的行为却不是用空无实效的声明来规避问题，而是要采取主动，提出办法来，使它能在纠正今日重大歪曲国际经济的种种不平等方面，达成真正的进步。

有些国家就它们人民的劳动，接受了荒谬可笑的价格，它们这种无可奈何的情形已经大有改变了；世界市场通过垄断的办法，让发展中国家仅有菲薄的收入以供生活，而高度发达国家的繁荣与浪费却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这一点，这种情形看来是日益难以维持下去了。

由于普遍优惠制遭到抵制，很可能发生类似上述的关心；若果能忠实适用普遍优惠制，还可以在世界上达成新的国际分工。有的国家已经成功地发展了高度复杂的技术，在当代最复杂进步的许多工业部门中，占有了垄断地位，却坚持要恢复过时的保护主义：对于在初期工业化发展阶段各国的工业产品，它们拒不接纳到他们的市场里去。

有人声称，大国有一些落后工业的工会有要求和抵制，并以此作为这种退步的保护主义的辩解，又另外要求发展中国家在联合国内应该避免对立。大国的几个工会游说政府，不让政府作出基本改革，这难说是什么值得学习的现象。这些国

家正因为强大，所以对保卫和平具有最大责任，但是种族主义的反应与极其陈旧的早期殖民主义的动机，都转移并牢植到这些国家工会的行为中来，这项事实象征出现代世界问题要得到公平智慧的管理，机会并不令人鼓舞。

以上种种之外，必须谈到有些富足社会新闻界的行为。它们一开始就自命有权认定什么新闻重要或不重要，而最后以致于欺骗自己，只有它所发表的才重要。发展中国家的恶劣现象才引起它们兴趣，它们自认不必报道我们社会进步方面的积极进展。走私、贩毒、犯罪、叛乱、政治动荡、营养不良、死亡率高及其他各种落后的现象——这就是它们认为值得在社论中一提，或值得读者注意的唯一新闻。

这些新闻界有幸而享有宪法上自由的特权；当然，要这些富足社会的政府对它们负责，是不公平的。我国认为，新闻自由是必不可少的；既得权益阶级在社会上所建立的死板制度，常常使一般公民没有代言人；我们认为新闻自由是人类为维护公民与反映公意而设立制度所达成的进步。但是，有时候富足社会中负责外交政策的人决心要对国际秩序加以深切改革，我们就不能低估这些社会的新闻界行为或不行为所能造成的有害结果。

由于这些新闻界报道的发展不足世界的歪曲形象，又进一步因它批评发展中国家内发生的一切不良现象所带的专横优越感，而更形恶化，我们不禁要问，大概那种新闻是在一个不知名的星球上编辑而成，而不是在那些富足社会里编辑的吧！——就是在这些富足社会里，政府高级官员遇害，犯罪有增无已，种族和政治暴行花样翻新，吸毒流行使得它们的国民用巨款设立强大非法组织来贩毒，在国外也产生了不良影响，以至于向其他社会输出腐败。今天在几个富足社会里人民生活中十分明显的这些现实，难说是值得我们学习的，难以让它们的新闻界有权裁判发展中国家的行为，而不稍具谦逊、公允和谨慎。

对新近加入这个世界组织的新生国家，坚持要求它们在国际行为上负起责任；我们认为，这必须先由大国在外交政策中表现出来，并且必须不受它们社会中私人利益和压力集团的拘束。这些国家当局的行为中，常在国家利益的掩饰之下，表

现出狭隘的本位主义，但世界和平和创立新的国际秩序的重要工作，却不能依赖这本位主义。在联合国许多场合中举行的辩论中显示出，工会对落后工业的安抚，与它们对多国公司的暧昧态度，并行而不悖。

跨国公司是现代经济中新生的强大机构；它们的权力超越国界，必须受到控制，并以一定方式加以制度化。对如此做法的需要，不仅仅是为发展不足国家利益而已；大国政府不容许一个世界性经济力量，无穷扩张成为庞然大物而没有制度上的限制，它们也是同样利害攸关，因为这对它们本国政府决策自主性亦有类似的威胁。所以，高度发达国家居然在这世界组织的各种场合中，只作出胆小的努力，无意于节制跨国公司的行为和活动，这是令人感到惊奇的。

我们当然明白，要解决我提出的问题，并不简单。其中每一问题都受到强而有力的既得利益的影响；各国努力要制订一套外交政策，以人类需要和保卫世界和平的需要为依归，但在行动上却都受到，并继续会受到这些既得利益的阻挠。

同样地，我们必须承认，有的国家行动具有决定性影响力，正在逐渐地修改它们外交政策的传统前提；它们有些责任最重的杰出人士，对当代各种冲突的影响，都很聪明地、富有想象力地警觉到了；他们甚至在努力预测人类在拥有和控制资源方面，会遭到什么样未知的困难。这些资源的存在，一直到最近以前，大体上都还受到忽略；我是指海洋和它各种地层的无穷宝藏，它们好象突然间成为解决许多问题的唯一方法了。同时，根据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明智而及时的看法，这些财富与它待发见的地区便成为各国间爆发冲突的是非之地，他强调，联合国海洋法会议的决定或不决定都有深远的影响。

另外一项具有特殊性质的稀有自然资源，亦是一样：这便是各种卫星与地球同步的固定轨道。

关于外层空间、地球与外空间通讯的法律定义，我们不能再事拖延了。过去经验与未来几年内可看到的发展，都突出了现有的和平探索和利用外层空间方面各条约中众所周知的空隙。这些条约并未考虑到营利性的空间开发，也未考虑到永远

位于是联合国会员国的赤道国家领空内的地球轨道固定不变的几段的法律问题。哥伦比亚便是这种情形。哥伦比亚约位于格林威治以西 70 至 75 度之间。

由于我们在适当时间就会看到商业性企业想把“固定的无线电通信站”置放在主权国家领空范围内而“使用或占有”这些位置。由于这种时间接近了，所以哥伦比亚政府认为，关于固定卫星位置的分配问题是紧急的，因为很可能就会有个人或法人在主权国家内主张一种独一无二的“私人主权”，而这是主权国家所不能接受的。

在轨道上自由过境，或利用国际电信联盟所设想和核准的装置通讯，哥伦比亚并不反对，只要在从任何符合实际的高度以至于无穷之间，这种装置是在领空中从事重力飞行就是了。但这种装置要固定于它们固定轨道上一段，这就是例外了，因为我们认为，那一段是我们“自然资源”之一——这是我们充分主权三度空间的一部分。

所以，我们今天参加的这一届大会，不是例行的性质。当前的世界形势是：我们有理由对统治者的智慧具有信念，但也有许多理由让人悲观、恐惧。这个场所的威望，因为有杰出人士的言论而增高了，我作为哥伦比亚的代表，只能在这儿表达我国同胞的希望。有些障碍危险地阻挠着在富足世界和贫穷世界之间、在富有的民族和广大穷困群众之间寻求出个比较令人满意的新平衡，我们希望，在东方和西方国家中，想阻止消除这些障碍的自私自利的势力都不得成功。我们不可能在贫穷大众的不满情绪上，建立起持久的国际秩序。我们希望，我们不会忍受不住诱惑而认为要把老的特权证书垂之永远，实力与武力就是最有效的工具。在这核子时代里，一个新的大西洋宪章想争取人民支持，却未及时地赢得人民的赞同，将不会有时间来把它们组成为一个少有紧张、不平等和冲突的国际社会的；今天，这紧张、不平等和冲突把这世界搞得好象走吊索一样危险。*

* 主席就位。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上的讲话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被迎入大会会堂。

主席：我谨代表大会，欢迎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来到联合国。现在请亲王向大会第三十届会议讲话。

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柬埔寨）：今天，我重回到这个庄严的大会堂里来，难免会有很大的感触。在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我曾多次荣幸地代表我的国家柬埔寨在这里发言，参加本组织的工作、讨论和决定。

一九七〇年（一直持续到一九七四年），美帝国主义者以其一手扶植起来的自称为“高棉共和国”的反民族、反人民、极端腐败的一个甚至丧权辱国的政权，不法窃据了独立、自主、和平、中立和不结盟的柬埔寨的席位。

自从一九五五年以来，柬埔寨就是联合国的会员国，而我是国家元首，自然不能承认所谓“高棉共和国”的发言、宣告、投票、约定和其他行为的效力；自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至一九七五年四月十七日，这个自封的“高棉共和国”曾经不法占据柬埔寨在联合国和它的附属及有关机构里的席位。

容许我以柬埔寨人民和政府的名义，和以我本人的名义，对于在美帝国主义强加于柬埔寨的五年惨酷战争期间，在这个伟大的大会里对我们的正义事业庄严地给予热烈支持的本组织会员国，表示至深的谢意。

对于还没有加入联合国，但曾经对我们的民族解放斗争，给予毫无保留的支持和极为宝贵的战斗团结的国家和人民，我们也要表示衷心的感谢。

我们也要对美国若干知名人士，学生和男男女女，表示真诚的谢意，他

们热爱正义与和平，在我国历史上最悲惨的时间，作出了一切努力，来制止美帝国主义者柬埔寨采取的愚蠢行径。

应该说，靠了所有这些国家、人民和人们的大力支持，我们才克服了困难，使正义、自由与和平的事业赢得了胜利，尽量地减轻了我们这个受难的民族的无可言喻的痛苦。柬埔寨有义务向他们表示热烈的敬意。

各位深知，柬埔寨人民一向信奉和平和国家中立，因此自然绝不会有侵略他国的思想。但是我国人民有爱国斗争的悠久传统，遇到侵略他们的祖国或者试图把它实行殖民化的时候，一向知道如何英勇不屈地进行斗争。

九十年来，柬埔寨人民从事对殖民主义进行斗争，并于二十二年前恢复了民族独立后，很快就见得出他们的独立受到美帝国主义的威胁。美帝国主义得寸进尺竟悍然否定东南亚国家实行中立的权利，因为据这种帝国主义的看法，凡是不肯参加所谓“自由世界”的国家自然就是“反对”它！正是因为这样，我国于一九五五年至一九六九年之间所遭遇美帝国主义造成的种种困难日益增加。

说到“困难”两字，我显然已说得婉转了。但是，到了一九七〇年三月十八日金边的亲帝国主义朗诺集团进行叛国突击的黑暗一天，柬埔寨人民凭他们的警惕已揭露了一切叛国阴谋和挫败了美帝国主义，它的同谋和它的走狗的一切反柬埔寨的企图。

朗诺叛国突击一旦推翻了柬埔寨的独立、和平、中立和不结盟政策之后，柬埔寨的人民，无论是在国内或在国外的每一个爱国的柬埔寨人，都万众一心地站起来，于一九七〇年三月二十三日誓矢在“民族统一阵线”之下紧紧地团结起来，用一切方法，特别是拿起武器，同金边叛国者的老板，新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作殊死战并争取胜利，来恢复失去的自由、主权和民族尊严。

让我明白指出：我们对付的是美帝国主义而不是朗诺集团的一帮人，因为没有他们的主子的大规模和多种方式的干预，面对着爱国分子强大和不可抗拒的打击，他们是活不了几个星期的。

因此这是一个弱小而人口不足的国家面对着一个庞大侵略者，一个武装到牙齿的超级大国的斗争。这个侵略者不惜用尽一切最“现代化”和最凶狠的武器来作战；这个被认为战无不胜的超级大国挟其财富每年可用上二十亿美元以图粉碎柬埔寨这个小国。

根据在我之前到这个讲坛来讲话的许多非洲、阿拉伯和亚洲的政治家的高尚判断，柬埔寨人民的斗争史以及他们的胜利已成为第三世界人民的共同荣誉。

美帝国主义侵略弱小、贫穷的柬埔寨，是为了许多目的。它想同时做到这几点：在它的“帝国王冠”上加上新的“花朵”；在东南亚取得新的军事侵略基地；对世界上敢于抗拒帝国主义和其他新殖民主义者的危险的“前进”的其他小国提出严重警告。这场斗争的结局，具有非常大的重要性，因为乍看起来，被侵略的柬埔寨和帝国主义侵略者之间，力量是极为悬殊的。事实上，问题是要知道，一个弱小的“发展不足”的民族，单凭其事业的正确性及其爱国的英雄气概，是否就足以战胜一个力量如此庞大的侵略者。

柬埔寨人民经过五年的艰难困苦、重大牺牲和一场本着真正崇高的英雄气概而进行的斗争之后，终能将美帝国主义逐出他们的国土，这是他们的光荣。

我国人民和他们的民族解放军在进行斗争时，主要是靠他们自己，靠他们自己的资源，靠他们自己的牺牲，并且一贯地本着这一金科玉律：“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保持独立，自己决定国内要做的事，自己掌握自己的命运。”我国人民谨将我国民族抗敌事业的成就，亲切地献给全世界为争取自由、正义、和平而进行斗争的所有人民。

打从我国赢得彻底解放的第二天开始，我国人民和我们民族就立即万众一心，充满信心和意气风发地投入一场同样重要的新战斗。那就是为建立真正的民主和克服经济上的“发展不足”而进行斗争。今天，我们可以肯定，一种真正的人民

民主和一个新的社会，在柬埔寨诞生了。那是一个没有人剥削人、没有财富不均和没有其它社会缺点的社会。

关于建国的问题，自恢复和平以来，全体人民和整个国家以人民民族解放军为先锋，要把我国从废墟中重建起来，美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曾试图用炸弹机关枪、燃烧弹以及其他化学武器把我国炸回到中古时代。在国家重建的同时，他们已经、并且正在、在农业的基础上致力于经济发展，因为农业是我国的主要资源。

今天——在五个月的艰苦工作之后——主要的交通工具、港口、机场、铁路、又都恢复使用了。

关于我们下功夫最大的农业问题，我们已经取得了可观的成果。这些成果是由于农业方法的改善和大量水利工程所造成的；水利工程早在三、四年以前已在解放区内开始了，随后又在新的解放区中逐步地继续推展。大量的水利系统——堤防水坝、水库、运河、加高和加长河岸——都在联合民族阵线的旗帜下由我国人民和军队加以修复。显然，这些水利系统已向好的方面改变了柬埔寨乡间的传统面貌。我们最感欣慰的是我们现在有足够的谷物，向柬埔寨的 750 万人提供充分的粮食，而且我们这样做无须向外面乞求援助。在一九七六年年底以前，柬埔寨无疑将再度成为一个谷物出口国。

在工业方面，我们的统一阵线和我们的政府首先是力求修复被战争破坏的工厂，以及使同农业有密切关系的工业（纺织品、橡胶等）和生产我们国家和人民最迫切需要的物品（水泥、纸、油、消费品）的工业恢复工作。此外，我国政府正在草拟一个促进民族工业发展和现代化的计划，一个以农业为基础和以农业出口收入购买现代机器来提供设备的计划。

事实上，在这个对发展落后状况进行的斗争中，我们的人民和我们的国家是正在按照并且将继续按照在民族解放武装斗争中所运用的同样的金科玉律，即“独立自主、自力更生”。

柬埔寨认为在经济和民族建设方面光荣地、忠诚地和有效地执行这样一种政策，不仅符合本国民族的利益，并且也符合第三世界的理想，因为第三世界正在英勇和坚决地为其经济独立而斗争，并且充分意识到经济“起飞”只能通过自力更生来达到而不能通过外来援助来达到。

独立的柬埔寨的对外政策一向是，也将永远是和平与友好的政策。柬埔寨重申它对世界和平的始终不渝的忠诚，还要表示它的真诚心意，要同所有人民、所有民族、所有国家、所有爱好和平、正义、自由、而且尊重和今后继续尊重我国的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中立和不结盟立场的所有政府建立友好关系。

我刚刚谈到我们的中立和不结盟立场。这就是说，柬埔寨不属于，将永远不属于任何权力集团；没有同其他国家，永远不同其他国家建立军事同盟或任何其他同盟；没有参加，永远不参加任何组织、任何国家或民族集团，当然，联合国组织和不结盟国家集团是例外。这也就是说，柬埔寨不容许，永远不容许任何国家在它的领土或领水范围内建立军事基地或任何其他基地。

柬埔寨在一九五四年印度支那日内瓦会议上即已正式宣布中立，并于一九五五年参加不结盟国家运动的诞生。今天，柬埔寨已经摆脱了帝国主义的魔掌，其不结盟的立场益趋坚强。我们的选择不结盟，是我们国家策略和对外政策的一个不变因素，而不是一个暂时现象。对我们来说，不结盟事实上是我们的独立与和平的必要保障，同时也是我们对国际局势的稳定以及对世界和平的最大贡献。

因此，柬埔寨重申它的坚强意志，要永远留在不结盟国家这个伟大家庭里，同时还要作出一切努力，使这个伟大家庭的崇高事业胜利成功；这个伟大家庭年复一年地发扬光大，尤以今年这一年为显著。

柬埔寨受尽了殖民主义的苦楚，尤其是受尽了帝国主义的苦楚，深知任何民族解放斗争中不可避免的困难，现在真是欢天喜地，看到越南、老挝、几内亚—比绍、莫桑比克、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科摩罗的英勇人民，经过了多少年的艰苦

持久奋斗，终于击溃了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取得了最后胜利。

柬埔寨把这个伟大胜利看作它自己的胜利，要向它的兄弟人民表示最热烈的祝贺。我们欣慰欢迎佛得角、莫桑比克、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进入联合国，我们向它们的卓越代表致敬。

阿拉伯各国人民，尤其是英勇的巴勒斯坦人民，在他们对抗以色列扩张主义者的正义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亦要向他们致最诚挚的祝贺。

南部非洲各民族（津巴布韦、纳米比亚、阿扎尼亚）在他们对抗种族主义者及其无可容忍的压迫和种族歧视的正义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由衷的祝贺。

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反帝人民，在他们保障其国家独立、其主权、其自由及其天然资源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我们也要向他们表示热烈的祝贺。

柬埔寨认为，只要有些人民和国家仍然受到无法忍受的不公平待遇，世界和平就继续不稳定。

这些受害的人民和国家中，巴勒斯坦人民和巴勒斯坦受害最深。联合国最近就巴勒斯坦问题通过的一些决议是很不错的，但是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和美帝国主义者却不断使用种种手段来阻止忠实、彻底地执行这些决议。

今天，美帝国主义比以往更甚地把大批最可怕的战争工具交给以色列，并向以色列政府提供以亿万美元计的新“援助”，公开地鼓励它堵塞一切解决巴勒斯坦问题之路，而巴勒斯坦问题却是必须解决的。

柬埔寨认为，拥有令人钦佩的美德、但却不幸遭受到现代历史上最不公平待遇的巴勒斯坦人民应获得恢复他们一切神圣的、不容剥夺的权利，包括领土权利在内。

如果容许这些权利不断受到别人的践踏，就等于告诉其他小国家、尤其是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民说，再没有任何东西可以保护他们，使不受“强权即公理”和不正义力量的压迫。

巴勒斯坦问题因此关系到全世界的人民，尤其是第三世界的人民。这就是为什么柬埔寨认为他有责任在巴勒斯坦人民的正义斗争中完全和永远地与他们团结在一起，并且希望只要以色列不遵守联合国有关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和立即无条件地完全撤出不应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各项决议的一切规定，就不视以色列为联合国的会员国。

柬埔寨就象它永远会站在巴勒斯坦人民的一边一样，将永远充分支持其他阿拉伯人民和国家的正义斗争，尤其是解放仍被以色列犹太复国主义者占领的阿拉伯领土的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伟大中国人民收复台湾，使它回到其祖国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怀抱的正义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津巴布韦人民、纳米比亚人民、阿扎尼亚人民反抗南非、罗得西亚和纳米比亚的种族主义者压迫和其他不公平的待遇的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有关人民及政府为加速所谓的西属撒哈拉和所谓的法属索马里的非殖民化而展开的斗争和作出的努力。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古巴人民为解放关塔那摩基地的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巴拿马人民以及波多黎各人民为撤除在他们领土上建立的外国军事基地和取得充分民族主权的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那些决定领海为两百哩的拉丁美洲国家。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拉丁美洲人民为维护他们对民族资源的合法权利而进行的斗争。

柬埔寨毫无保留地支持第三世界国家与高度工业化的发达国家经济往来上争取平等和公道的斗争。

现在让我谈一谈朝鲜问题，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现在已经二十多年了，美帝国主义依然使朝鲜南部与朝鲜南部不幸的人民，处于美国新殖民主义令人无法忍受的枷锁、美国的军事占领和朴正熙这个傀儡政权之下，朴正熙政权是一个反人民、反民族以及极为残酷的血腥政权。

军事占领南朝鲜，实在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它是打着联合国的旗号进行的，另一方面则是借着华盛顿政府和朝鲜政府军事援助或联盟条约的掩护。

同本组织大多数其他会员国一起，柬埔寨热烈希望联合国立即停止将它的光荣的名字借给帝国主义用来对南朝鲜从事军事的和新殖民主义的占领。

至于华盛顿和汉城之间的双边援助条约或联盟，柬埔寨认为是不值得尊重的，因为这一条约的两个签署者并不是平等的；第二个签署者并不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说实在的，朴正熙政权并非真正是美国的一个盟友，它只是帝国主义的一个傀儡。这个政权在朝鲜人民中是不得人心的。就象金边的前朗诺政权和西贡的前阮文绍政权一样，朴正熙只能在美国的支持和军事保护下才能存在下去。

柬埔寨认为本组织如果要忠于宪章的精神，有义务要求所有的外国部队立即撤出南朝鲜，以便使南朝鲜人民能够重获自由，自己当家作主，并取得同北朝鲜维持友好关系的权利，自由地同北朝鲜这个国家寻求使朝鲜两个部分在没有外国介入的情况下，互不对峙，完成必须的民族大团结，和平统一的方法和途径。

远东的局势仍是具有爆炸性的，这是因为美帝国主义对世界上的这一重要地区造成的军事威胁甚至核威胁；美国的主要基地就在南朝鲜和本地区的几个其他国家里。在南朝鲜，大家知道是进行了积极的备战，美国部队一直在演习和部署所谓“战术性”核武器。为了要更好地掩饰其侵略企图，帝国主义正在全世界散播谣言，说什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正在积极备战，要对南朝鲜进行“侵略战争，征服战争”。

我对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具有深刻的认识，每年要去访问好几次，曾经广泛地到处旅行，我可以断言：朝鲜对任何其他国家绝没有任何侵略企图。当然，朝鲜的军事组织是强大有力的，但是它的主要特征显然纯粹是防御性的。如果说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好战，那就很难解释朝鲜的人民和政府天天热烈地在建设这么多的学校、托儿所、平民住房、公园、文化中心、水库、新城市，那些规划都是

模范性的。

进一步地说，难道热烈期望国家统一是好战吗？是有罪吗？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国家元首金日成元帅曾经代表他的国家提出了五点方针，准备在“北方”和“南方”民族和睦的条件下，为实现朝鲜的自主和平统一铺路。柬埔寨相信，联合国组织应该热烈地支持金日成主席的这五点方针，协助朝鲜人民结束他们国家遭受无理分割的这一久已不应该存在的分裂状态。

美利坚合众国提出了一个新的计划，建议由有关各方在朝鲜开会，探索在“解散”“联合国军司令部”之后维持停战的办法。柬埔寨认为，这个计划同尊重朝鲜人民主权的原則相矛盾，朝鲜人民一定有能力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充分行使他们的自决权。柬埔寨不可能支持这个计划。柬埔寨全力支持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合理的正当主张，以一项可以减轻紧张局势的和平条约来代替停战协定。

在我结束讲话前我要申明：越南民主共和国和越南南方共和完全有权进入联合国成为正式会员国，美国对它们的阻挠是不可容忍的，柬埔寨对美国的阻挠和这种不平，表示非常遗憾。联合国大会一致热烈支持这两个光荣的国家申请进入联合国——只有七票弃权，而最近安全理事会各理事国也一致投票支持这项申请，只有美国例外。柬埔寨认为，美国否决联合国接纳越南，是一种卑劣的手法，同伟大的美国人民讲究权利公平和行事光明的传统背道而驰。

把接纳汉城“政府”加入联合国的问题同接纳越南的问题联系在一起，不仅荒谬，而且更是严重地滥用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的否决权，偏离使用否决权的原则到了危险的程度，我们联大一定要反对这样地滥用否决权和这样的偏离否决权原则。本着这种精神，柬埔寨呼吁联大继续进行积极斗争，排除接纳越南加入联合国的唯一不合理的障碍。

在结束我的讲话以前，我想向你们转达柬埔寨人民和政府对于主席先生、秘书长先生和各位代表的热情和友好的敬意。我真诚祝贺各位胜利完成执行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重要工作的崇高任务。

我要重申柬埔寨将永远忠于联合国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并努力不懈地协助我们的组织达成它的目标，坚持它的公正、和平、自由和进步的理想。

我也要强调我国尊重，永远严格尊重邻国和人民以及世界上其他国家和人民的国家独立、主权、领土完整以及政治和社会制度。

柬埔寨不会而且永远不会干涉别国内政。

但是，如果柬埔寨受到进攻或侵略，它保留以武力自卫的权利。当然，我们希望这种万一的事永远不会发生，因为我们的深切愿望是：同所有国家，不论远近，和平和友好地共存，与它们在完全平等、互相尊重和互惠的原则的基础上，在各方面——特别是在经济方面——进行合作。特别是，柬埔寨最重视与邻国、不结盟国家和自一九七〇——一九七一年以来坚决和高尚地支持柬埔寨的正义事业和柬埔寨的民族解放斗争的国家发展友谊和多方面的合作。

最后，让我转达柬埔寨对加斯东·托恩先生阁下当选为我们大会主席的最热烈的祝贺。我也请在座的本组织所有会员国代表团向他们的人民转达我们的热烈祝愿，祝他们幸福繁荣，请他们转达我对他们的杰出的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的真挚敬意。我也祝贺在座各位代表身体健康，一切成功。多谢各位。

主席：我代表大会要谢谢柬埔寨国家元首亲王殿下刚才所作的重要讲话。

在我和秘书长陪同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离开大会会堂时，请各位代表不要离座。

柬埔寨国家元首、柬埔寨民族统一阵线主席诺罗敦·西哈努克亲王殿下在陪同下离开大会会堂。

萨尼先生（卡塔尔）：主席先生，我以极大的兴奋来热烈祝贺你当选为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主席。我要加入我的同事们一起向你和你能干的前任，阿卜杜拉齐兹·布特弗利卡先生以及秘书长库尔特·瓦尔德海姆博士表示我们的祝贺和感激之情。凡是促进人类走向和平、安全与繁荣的更美好未来的任何努力，我们都怀有很大的敬意。

在此同时，请容许我以卡塔尔国、它的埃米尔、政府和人民的名义，热烈欢迎和衷心祝贺最近加入本世界组织并因而在我们之中取得其合法地位的各会员国。我们欢迎它们对达成世界社会的崇高理想和愿望所作的贡献。

我们充满着热望来参加本届会议，希望能达成世界人民所热切期待的丰硕结果。我们希望缓和与和解的精神能流传为解决世界问题的方法。但是，如果我们客观地观察世界上所发生和正在发生的任何事情，我们就会发现前后的矛盾，并察觉现实和希望之间的巨大差异。联合国宪章为本国际组织定下了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以及建立一个享有普遍的和平与安定的世界的任务，我们可以看出这些理想和希望离现实还有多远。

从这一点出发，我们看出在建立世界和平时所涉及的重要问题；我们也察觉到一些危险，对联合国宪章和对人们争取安全、解放与独立的决心是一种挑战。

因此，很显然的，要讨论缓和以及对人民自决权的尊重，就不能不触及在阿拉伯地区所发生的事情。由于这个地区永远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侵略，而必然有爆发的危险——该区本身的爆发以及世界和平的告吹。无论在实际上和实质上，这种侵略都是无视联合国的决议和违背联合国宪章的侵略，导致了人们对联合国的希望的幻灭。

我不需要详细讨论中东的危机，尤其是巴勒斯坦问题，主要是耶路撒冷问题与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尽管联合国通过了所有的决议，巴勒斯坦阿拉伯人民仍继续象异乡人一样住在自己的家园里，被剥夺了他们的民族权利和基本人权。

我要表扬一下阿拉伯国家一致为寻求该区的公正和永久和平而作的巨大努力——在一切阿拉伯会议与声明中以及在友好和善意的国家的会议与声明中所一再宣称的努力。所有这些努力都是按照安全理事会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而作出的。

在这方面，重要的是要把有人想尽办法加以掩盖的但始终具有根本重要性的一项事实指出来：即巴勒斯坦、它的人民、土地和命运的问题是中东危机的关键和实质。所有解决这项危机的努力如不能公正而永久的解决巴勒斯坦问题，只能是使爆发推迟的尝试，而不是消除其根源的做法。

联合国的基本作用是维持世界和平与安全。为了使这个作用保持有效，联合国必须采取确使以色列尊重和执行联合国各项决议的必要措施，这些决议要求以色列从所有被占领的阿拉伯领土撤出其军队并恢复巴勒斯坦人民的合法权利。这些已由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巴解）作为代表，获得你们的承认和许可而加入本组织的人民，现在就跟我们一起，在联合国的屋顶之下，然而在以色列占领的阿拉伯领土内外，他们却仍然是被灭绝的对象。

联合国的决议和原则受到全世界的支持，以色列理应承诺尊重。如果以色列不遵行，联合国就理应负起宪章规定的责任，对以色列的顽固和傲慢采取孤立它和处罚它的经济和外交制裁。

对于中东日益增长的对抗危险，需要果断地处理才行。这项事实使得卡塔尔国对大会第二十九届会议宣布中东为无核区的决议作出了支持，但以色列仍然决定不理、忽视和违抗这项决议。

从一开始，卡塔尔也支持宣布印度洋为和平区的宣言，对我们而言，这项宣言同我们声明要维护海湾区的安全的愿望同样重要。

在此我要强调一下我国政府对海湾安全问题的极大关切。在这方面，我国政府与海湾区的其他邻国并无不同。因为这个问题对和平和发展，不仅在区域一级，

就是在国际一级上，也是有重要和直接影响的。

我们希望在场的国家能以充分的了解和关心来考虑关于中东、印度洋和海湾等地区的各项建议：在处理原料和发展的问題，处理关于在尊重正义、所有国家的主权平等和各国对其自然资源享有完全和永久的主权等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世界经济和社会秩序的问题，以及在积极而密切的国际合作时，我们希望这种了解和关心能成为一种普遍的精神。

卡塔尔国从它对国际合作在促进人类朝向更美好的世界进展方面的效力和优点的信心出发，在它元首阁下的指引下，加强它本身的潜在力量，以作为与其他的阿拉伯姐妹国家共同进行的发展进程的一部分。在此同时，卡塔尔国也参与了亚洲和非洲的发展活动，这就表明了它深切而真诚地相信世界上所有国家为了发展和进步，以及帮助发展中国家，尤其是经济情况困难的那些国家，进行合作的效力。

卡塔尔国也渴望巩固它同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在非洲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关系，以便参与它们的问题，支持非洲人民争取自由与独立的斗争，使他们的人类尊严和自由的愿望可以实现。

我们以乐观的心情来看待联合国对发展落后国家的发展项目和计划的关切，在此同时，这也给予我们一种国际责任感。沮丧地看到了许多人为疾病、饥饿和文盲所苦，卡塔尔国认为所有国家，尤其是发达国家，对他们应负文化和人道上的义务。工业化国家对它们所作的最低承诺，至今还是有许多工业化国家未能履行，卡塔尔国希望这一点将不再受到延误和忽视。

卡塔尔国进一步希望各大国和发达工业化国家将尽更大的努力，以制止通货膨胀的浪潮及工业商品和食品价格的上升。有些人也许会认为石油生产国应对通货膨胀负责。但是，我们要请他们回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通货膨胀不是在石油价格上升以前就已存在了吗？

我国政府希望石油生产国、石油消费国及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对话将可就原料、

能源和发展这些问题达成谅解和协定，以便全世界采行一种新的经济秩序，在这种秩序中，所有国家的利益均将得到维护，未来的挑战也将因国际合作而产生的积极性加以客观的对待。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已就发展和粮食问题举行了好几个国际会议。对我们而言，它们是有很大意义的，我们尤其重视第三届海洋法会议的成就，我们希望这届会议将产生与当前的时代精神相一致的国际新条款和规章，在这个时代中，发展中国家占有世界大部分的人口。

在每一届大会的会议上，我们全体就成为全世界注意的焦点，全世界的期望与希望都寄托在我们身上，希望我们的讨论能达成重大的成就。我们不应只是做出决定而已，也应为了自由、繁荣和人类的尊严把那些决定化为行动。*

巴伦西亚·罗德里格斯先生（厄瓜多尔）：主席先生，我想请你向大会主席加斯东·托恩先生转达厄瓜多尔政府的问候，并同时转达我国政府对他受之无愧地当选本届大会主席职务的祝贺。

也请容许我向阿尔及利亚外交部长布特弗利卡先生致敬，他以堪为榜样的公正和效率主持了大会第二十九届常会和第七届特别会议。

我国代表团也要向刚刚加入联合国为会员国的佛得角共和国、圣多美和普林西比民主共和国和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等国家问候，我要向所有这些国家致以最友好的欢迎。同样地，我要祝贺巴布亚新几内亚人民达成了独立并即将加入本组织。

在这个场合，厄瓜多尔要重申它对联合国会籍普遍原则的支持，严格遵守这项原则可使本组织达成它崇高的目标。

联合国即将庆祝其成立三十年。厄瓜多尔政府相信这是一个认真在良心上探索本组织应当成个什么样子的适当场合。但是，如果各会员国不同时决心纠正过去的错误，这项探索的工夫即无以达成。

* 瓦尔隆—拉姆西先生（巴贝多斯），副主席，担任主席。

联合国在这三十年中，已经从一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况而紧密结合的 51 国联盟变成了今年的 141 个会员国的组织。在这一段时期，本组织的活动范围和规模已经大大演进，反映了我们时代改变中的情况和会员国的利益和关心所在。人口的巨大增长和一群独立的发展中国家的出现已创造出一种新的地缘政治结构。因此世界政治和经济力量的基础也已改变，这是当年在旧金山时所不能预见的。

经过了这 30 年的努力，与未来有关的两大未知因素仍然未能得到解答。秘书长已智慧地说明了这两个令人关心的大问题。在我们所处的新情况中，这相互依存的世界上的主权国家是不是能取得充分的共同意见并展示出必要的集体意志，以便真正而持久地把当初利用联合国来作为维护和平的有效工具的构想付诸实现？它们是不是能发展出必要的能力来处理所有国家所面临并显然不能孤立地由个别或集团国家所解决的问题？毫无疑问的，正如秘书长所指出的，联合国及人类本身的前途实有赖于这两个问题的答案。

联合国作为一个能让世界各国人民使自己的声音为人听见的世界论坛，其价值是无可估计的。这就增加了本组织对我们时代的各种复杂尖锐问题的相关性。在这些问题中，世界经济问题同国际和平和安全问题占有头等重要的好位。但是，本组织在追求平时，除了阐明各种构想之外，还应担负起更积极的作用。冲突的国家能自己直接解决或透过其他国家的调停而展开谈判、对话和找出停止武装斗争与敌对的方法，我们当然很高兴。但是如能透过联合国而沟通和解决人们所面临或即将面临的问题，那联合国就能成为更坚强和更有活力的组织。在解决那些不仅与和平的价值也与相互依存所衍生的优美价值息息相关的冲突时，联合国必须担负起主要的作用。为了使联合国能达成其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功能，厄瓜多尔政府一直希望和决定加强联合国的法律制度。因此，某些国家由于它们的实际力量或它们政策的附从者数目而获得的霸权地位，在本组织中决不能被视为是正当的。

人们对和平的大声疾呼是来自所有民族的内心深处。有些时候我们并不太了解我们需要什么，但我们却了解我们不需要什么：我们不需要任何种类的战争：先发制人的、局部的或核子的。今天的人类，不论是作为技术文明的旁观者和主人翁，同时具有破坏或解救人类的潜能，他们必须找出作为使社会从贫穷、疾病与无知中解放出来的必要基础的和平之路——一种实质上基于公理、法律和正义的和平。

在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领域，全世界在今年已目睹了一连串的重要事件。

尽管紧张与冲突的局面仍然在别的地区继续存在，残酷的印度支那战争的结束毕竟使人们松了一口气，似乎获致了一段相当平静的时期。厄瓜多尔相信可利用这一段时期考虑一下，是不是有可能以符合我们时代的现实的态度去恢复集体安全和维护和平的整个观念。无疑的，这点是可经由两个越南的加入联合国而加以完成的，这样子也就可以达成本大会几乎完全的普遍性并实现本组织几乎全体一致的愿望。

关于中东的局势方面，我国代表团对埃及和以色列之间最近的协定表示满意，这项协定代表了为解议这些问题而作的努力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在过去有两次导致该区各国之间的战争状态的多年对抗把全世界带到了一种恐惧和惊慌的局势中，这种局势是绝对不利于缓和的政策和通过和平方法而解决问题的。在这方面，厄瓜多尔政府相信，与我国政府保持真诚的友好关系的该区所有国家是有必要达成确切的协定使他们能和平地居住在一起的。

厄瓜多尔应当重申它的立场：我们拒绝并谴责以武力进行领土征服；我们不承认可用占领领土的方法使敌人害怕、要求谈判或拒绝在协定签字以前归还该领土。我们承认巴勒斯坦人民有自决、国家主权和独立的合法权利。但是我们同样认为，事实上由联合国所创设的以色列国有生存的权利。我国真诚地希望涉及这一长久的冲突的各方能找出方法，在被适当承认和保证的稳固疆界内达成公正和持久的和平。因此，在该区的所有人民均能以其伟大的价值对全世界作出贡献。

我国政府极为关切朝鲜的局势，这个地区多年来均被不安全和不稳定的状态所困扰。我们相信必须尽各种努力来促使有关各方在无外来干涉的情形下互相和好并进行坦率热诚的谈判，以便他们能达成使南北朝鲜全体人民受益的一项协定。这项工作可通过一种互相了解和信任的国际气氛而加以达成，在这项工作中联合国可以起重要的作用，防止大国试图强加片面的解决办法。要达成这种气氛，可通过对固执立场的互相让步、通过和解和了解，但绝不可通过对抗的方法。现在让我们不要再重复冷战的错误。

在塞浦路斯，取得一种互相同意的解决办法是迫切需要的。在该区能达致解决以前，联合国维持和平部队在维护安宁和人道工作方面担当着必要的角色。我们希望在秘书长主持下两族之间目前所进行的谈判将可达成进展，为达成最后的协定建立基础，这个最后的协定将使塞浦路斯的所有居民能够和平地居住在一起。问题的困难和复杂是无可怀疑的，两族领导人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使全体塞浦路斯人民享有和平与进步的诚意也是无可怀疑的。在这方面，厄瓜多尔希望大会第3212 (XXIX)号决议能严格地遵行。

过去几个月，在非洲的非殖民化过程中曾产生了令人鼓舞的大事。除了安哥拉之外，葡萄牙在非洲大陆的所有殖民领土均已按照有关的解放运动与葡萄牙政府之间所达成的协议，通过有秩序而和平的权力过渡，获得了独立。

但是，我们极端痛苦地注意到安哥拉的情形并非如此，它过渡到独立的过程并非和平的，同时也受到了国际斗争和杀戮的影响。葡萄牙政府与三个解放运动之间的阿尔沃尔协定已因外来的不当干涉而受到挫折，这干涉必须终止，以便安哥拉人能为自己找出实现理想的道路。

到目前为止，由于罗得西亚的非法少数政权拒绝接受多数统治，这就使得津巴布韦人民的合法愿望无法得到满足。这使得我国人民和联合国其他会员国的人民的愿望都受到了挫折，大家希望为了该领土真正居民的利益，尽快达成和平和公正

解决的方法。 必须努力召开制宪会议以导致协商地及有秩序地过渡到多数统治。

厄瓜多尔始终支持科摩罗人民自决和独立的愿望，并已申明了该领土的统一和完整。 我们赞成最近在利马举行的第五次不结盟国家外长会议所通过的决议，并相信不久前在该群岛的某些岛屿上所举行的公民投票结果——普遍赞成独立——将受到尊重和加以执行。

我国政府特别满意地注意到欧洲安全和合作会议的工作及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签字。 由于协定的基础之一是重申宪章中有关谴责使用武力的原则，我们认为它是朝向发展各签字国之间的了解与真正合作的一个决定性步骤。 随着最后文件的签订，一个新的时代已在欧洲展开：了解和合作的时代。 更大的缓和出现了，猜疑甚至暴乱的阶段被克服。

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是日前与美洲大陆直接有关的一项问题。 我国代表团真诚地希望美国与巴拿马之间的谈判将可迅速导致一项公正的解决办法。 厄瓜多尔再度重申它对这一问题的清楚而明确的立场：我们绝对支持姐妹的巴拿马共和国对所谓的巴拿马运河区恢复充分主权并充分行使其管辖权以及对运河取得唯一控制的合法愿望。

裁军与军备管制是联合国的基本宗旨之一，因为这是我们在地球上达成有组织的生存所必需的。 在联合国庆祝 30 年的时候并鉴于核子时代的压力，裁军的理由就变得更为迫切了。 尽管许多有关武器限制和管制的重要协定已经签订，到目前为止还是无法获致遏止或限制在核武器和常规武器方面的军备竞赛的方法。 核子扩散的危险不仅在继续，而且增加；武器已日益复杂和可怕，武器技术的竞赛也不断地开展了新的和更恐怖的前景。

今年五月在日内瓦举行的负责审查不扩散核武器条约的会议，显示了核武器国家与非核武器国家的政策协调的困难。 厄瓜多尔很高兴一些新国家将成为缔约国，

把签约国的数目增加到 90 个以上。我国代表团要借这个机会吁请裁军委员会会议在优先的基础上继续其谈判，以便尽早就禁止发展、生产和贮存所有的化学武器及销毁现有武器的有效措施达成协议。

我们也吁请为了人类的最高利益而停止核武器试验，以此作为重要步骤以控制核武器的发展和扩散及减少全世界对有害于世人和后代健康的放射性散落物的深切关怀。

我们特别呼吁苏联加入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第二号附加议定书。我们同情地认为，分别于一九六九年和一九七一年对联合王国和美国生效的该条约也应在去年对法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效。厄瓜多尔作出这项请求，是因为它相信核武器国家的合作，是使建立一个无核区的任何条约更为有效所不可缺的，并相信这种合作应化为承诺列入有法律约束力的庄严国际文件之中。

我国代表团相信，无论在何处人权被侵犯、无论在何处作出了种族灭绝的行为、无论何时酷刑或无益的牺牲人命的事发生、无论在何处人们被迫迁徙、无论在何处试图降下沉默和压迫的帘幕，联合国均应坦白而公开的说出来。人权就象任何正义的行为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任何对人权的侵犯必须受到谴责。通过本组织，各国政府和人民必须结合它们的努力，克服这种不可存在的局势。事实上，厄瓜多尔政府认为尊重与保护人权的义务同指导国际关系的其他原则和制度一样，是有同等的重要性和必须遵循的价值的。

任何形式的种族歧视是明显地与最基本的人权和法律权利相抵触的。在二十世纪末期，虽然世界在寻求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而我们却坚持在人类中间划分各种的差异，这实在是时代的错误。这是人类的良心所不能容忍的。不论这类行为是在何处作出或行将出现，我国政府一定对大会或安全理事会所通过的为了终止这种危险情况的任何措施给以必要的支持。在这种原则的指导下，厄瓦多尔是最早批准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的国家之一。

在南部非洲的最严重问题之一就是继续实行种族隔离，这种政策是与世界人权宣言所载的原则及联合国的宗旨直接抵触的。国际社会，尤其是联合国，有责任以不懈的努力，促使南非政府放弃这种可耻的政策。

我国政府认为在庆祝宪章三十周年纪念的时候，提出一些改革是合乎需要的，适当地分析一下，这些改革也许是必要而有用的。任何的制度均可改善。在一九四五年时存在的政治局势已不再存在；因此，就象任何人类的事业一样，宪章也必须加以修改，以便使它合乎我们当今的世界，把它变得更有力和更好地反映所有人民的愿望，尤其是反映在一九四五年时对于宪章既无发言权也无表决权的那些人民的愿望。当然，可能做出的修改必须是在制度上和政治上针对着加强本组织的。如果它们能在道德上真正地加强联合国并对世界人民的和平与安宁提供保证，它们即是正当的。因此，我国代表团将在尊重本组织根本原则和宗旨的范围内支持任何具体而切实的倡议。

对于打算在我们地球上的海洋方面促成公正而实际的法律秩序的各种国际努力，厄瓜多尔也作出切实的贡献。在这经常而持久的斗争中，我国是制订新的海洋法的先驱国之一，同时我们也始终不忘加强国际和平，保护我们自身的安全，以及为了我们人民的永久利益而保存和尽善利用海洋自然资源的需要。因此，我们极为满意地注意到由于这种斗争及南太平洋的美洲各国和其他邻国的努力，我们在谈论海洋法时，已必然会提及具有重大世界意义的200哩最大宽度了。

新海洋法必须兼顾到沿海国家不可放弃的权利及国际社会的真正利益。沿海国家在200哩内的海洋所行使的主权，不可设想成绝对的或无限制的；也不可用一般利益来隐藏少数惯于随意使用海洋的国家的霸权主张。应当在负责任的主权与所有国家的利益之间寻求可以实现真正世界了解的平衡。

在相互依存变得日益明显的世界上，国际合作较以往更有需要。保存可再生的资源、防止及消除污染以及科学研究等各项措施是海洋法的内容其中真正解决办

法必须有更大的国际合作的余地。

但是，一些国家仍然采取了由延长现有剥削制度的唯一目的所指导的态度，这个剥削制度在所谓海洋自由的原则的掩护下，只有利于少数海洋大国和渔业国。此外，一旦这些国家面临着发展中国家的多数反应时，虽然它们同时还玩弄各种手法，想在接受当前的法律趋势时，剥除其实际意义，但是它们也被迫承认有必要为海洋法带进具体的改革。因此，发展中国家正确地指出，对于沿海国家的200哩海洋管辖权的承认，不可没有具体的内容，必须主要为了它们本国人民的利益，作出建立制度的有效保证，以保存和利用海洋资源。

我国由于在这方面的经验而相信，要海洋权利受到尊重的唯一有效保证就是：宣布本国的主权和管辖权及于200哩的范围。在这片厄瓜多尔所拥有的领海上，国家主权和对国际社会利益的尊重两者之间和平共处与协调至今已将近五年之久。

海洋法会议下一阶段中所要说明的另一个基本方面，是关于国家管辖范围外的海床洋底的问题。除非设立所有国家都受益的国际管理机构，对于被宣布为人类共同财产的海床洋底是不可能建立有效的制度的。已由大会宣布并由海洋法会议认可的暂停期间仍然有效，其目的是为了防止少数具有技术和经济能力的国家为了本身自私自利及独占的使用和目的而开始任意地开发海底。技术并不是支配的基础，而是使所有人共同进步的工具有。拥有技术的国家如果真的有心建设和平，就应慷慨地与人分享。厄瓜多尔重申它认为绝对有必要维持和实施这项暂停。

如果海洋法会议是在忠诚、现实和真正讨论的基础上进行工作，我们相信它就能达致完全的成功。我国政府将继续其最真诚而坚决的合作。

至于经济发展方面，人们已再三说明，它不仅应与为人类提供物质福利的公共和社会服务结构相联系，也应同时保证具有一种气氛，使人能在其中作为受到基本自由保护的社会单独成员而行动。在今天的世界上，人类活动的领域，尤其是经

济领域，有着密切的相互关系，只有通过有效的国际合作，才能达成所期望的目标。

国际发展战略考虑到这些目的，在第二个发展十年的决议中郑重规定。但是，对于在应用战略方面至今所达成结果的审查和评价，已引起厄瓜多尔政府一些关切。因为甚至于战略中所规定的初步目标也未达成，这些结果也就再度证实了在整个发展第三世界国家的过程中，就算不是停滞不前的话，也是没有太多的进展。如果从孤立的经济指标看到发展中国家达成了局部的发展的话，这也完全是由于它们本国的努力，而不是由于国际社会厚爱穷国的行动。

厄瓜多尔在维持它一向的政策的同时，要申明我国对其本身的自然资源拥有完全而绝对的主权的原则。这是国际社会所承认的不可放弃和不可剥夺的权利，由于这项权利才使发展中国家拥有这些资源，以便按照本国的利益进行勘探、开采、工业化和销售的权利。

在另一方面，厄瓜多尔也象其他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希望保护其财产的同时，也相信在这个范围内的相互依存必须是来自其本身需要的满足以及合于其人民整体发展的需要的销售和工业化条件。

发展中国家在世界贸易中的参与已特别因为发达国家所强加的壁垒而变得日益缩小，逐渐恶化。至于发展中国家的出口产品——基本上是初级商品——缺乏多样化，发展中国家了解本身能力的有限。这种情况使我们极关切的注意到，不仅是我们的产品因为工业化国家的中间产品和资本经常上涨而遭遇到继续的价格恶化，更进一步地，就是发展中国家的出口品受到了歧视性和胁迫性政策的干扰，因而排斥或限制了第三世界的参与国际贸易。

在这些政策中，美国的对外贸易法就是一个。由于这个法律，仅仅因我国要卫护本国的自然资源，就成为歧视性措施的受害者。因此，厄瓜多尔再三声明，在威胁或这一类措施的压力下，它不能继续对话。

厄瓜多尔认为，消除某些发展中国家目前国际收支不平衡的有效方法之一，是由发达国家比照第三世界出口的初级商品价格，就它们输往发展中国家的货品采取一种公正而平衡的价格政策。发展中国家的产品急需确保其稳定的市场，减少关税和非关税壁垒，并真正消除限制性的贸易惯例。

到今天为止，发展中国家切实参与世界货币事务的管理还是有名无实。另一方面，我国因资源稀少而受到财政困难的困扰，急需更多和更直接地参与国际货币基金管理的财政盈余和特别提款权；同时这项参与不应按照我们各自的捐款而分配，而应按照我们各国人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需要而分配。

最近发表的一份世界银行报告中说，除其他事项外，在冷酷的统计数字背后隐藏了残酷的现实，全世界的饥饿与贫穷均有所增长。这就表明了无可否认的根本经济、社会问题的严重性。这些问题的特征是极不平等的收入分配、过高的失业水平、高比率的婴儿死亡率和文盲率以及普遍的不健康。不幸的，这种景象几乎是第三世界人民，尤其是美洲大陆许多人民的一种共同现象。因此，在国际一级进行合作和互相帮助以减少这些现象的严重性，就是要求国际社会采取行动，尤其是要求发达国家改变态度。

无可否认的，在今天和这个时代，我们不能再使用适用于过去的结构的同样程序。世界的演进提供了新的前景。希望以本国的国家储蓄和私人资本的增加，来推动为改善国际收支和达成普遍进步所必要的工业化进程，那是错误的。这将意味着延缓社会问题的解决，继续地使内部混乱的威胁永远存在。因此，最好能采取一种新的社会哲学来促使落后的社会脱离其落后的状态。因此，厄瓜多尔相信，国际社会和有关各国有必要加速为建立能导致发展的新经济秩序的过程，以满足目前和可预见的将来的需要。《各国经济权利和义务宪章》及第七届特别会议的各项结果应作为推动这种过程的基本方法。

卡瓦哈尔先生（智利）：智利是在与它在国际政策事务方面所有的行动所根据的同样的合作精神的鼓舞下来到联合国大会第三十届会议的。它最大的愿望是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关系，但必须是在不干涉内、外事务，和保持互相尊重和体谅的条件下。它的衷心愿望是为经济和社会进展和为建立导致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条件而工作。

身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之一，又是对在旧金山草拟赋予本组织生命的文件作出最积极合作的国家，智利现在重申坚决恪守本组织各项原则和宗旨及宪章的每一项规定。智利仍旧认为宪章是在这个迷失了方向的世界里维持和平与安全的主要保证，在这个世界里，虽然在技术上有着惊人的进步，贫穷、饥饿和落后却越来越明显，虽然大国咀上吐希望和平，实际上却在储积几分钟之内就可毁灭全体人类的武器。这个充满了大矛盾的时代，正如一位伟大的美国政治家说的，制造了史无前例的机会和危险。

在高唱缓和的幌子下，社会帝国主义继续在利用核子战争的威胁，从爱好和平国家取得种种让步，继续在支援各种颠覆活动和恐怖主义暴力行为，恐吓中小国家。

当然我们不反对所谓的国际缓和的目的，但是我们对它所采取的方式不过是把我们生活的真实情况对人们作麻醉性的隐瞒这个事实，却深感忧虑。

因此，象智利这样的国家积极寻求对各区域机构给予更大效力和延长它们的互相援助条约，正如不久前美洲国家在哥斯达黎加圣何塞所作的，应该不会令人惊奇：

我们也对大会越来越厉害的政治化感到忧虑，大会的设立不是为意识型态提供冲突的讲坛，而是要作为国际合作的最高工具。

我完全诚恳地对这种危险趋势表示关切，这种趋势甚至会危害本组织的未来。象智利这样小，但有主权而自豪的一些国家，把全部信位和忠诚都交托给本组织。我们一定要保证不使它们失望。责任在于会员国本身，我呼吁会员国使这个世界发挥出符合其原则和宗旨的真正作用，重新树立起为达成其原则和宗旨而建立的体制。

现在让我来谈谈本届会议议程上的一些项目和智利对这些问题的一般立场。

我国政府认为中东问题必须按照联合国的有关决议来解决。这些决议，特别是安全理事会通过的第242(1967)号和第338(1973)号决议，载有热烈寻求的解决办法所不可少的三个因素。首先，以色列必须从它现在占领的阿拉伯国家领土上撤走它的部队。之后，必须在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的范围内为巴勒斯坦人民的困境寻求一个公正的解决办法，一个承认巴勒斯坦人民的自决权和民族主权——换句话说，就是让他们再重新拥有家园的权利——的解决办法。最后，必须作出庄严的承诺，尊重那个地区所有国家的领土完整和政治独立。这些因素是互相影响并自成一体的。如要达成一个公正的、持久的解决，就必须把它作为一个整体看待。我们承认每一个因素的时间安排很难订定，但绝非不可能。

因此我们欢迎最近就在西奈半岛的部队脱离接触所达成的协定，作为该地区所有国家走向最后解决威胁和平与安全的问题的头一步。

我国政府一贯主张国际组织的会籍普遍化。根据这一态度，我们投票赞成接纳所有符合宪章第四条明白规定的条件的新会员国。

我们向加入本组织的三个新国家，佛得角、圣多美和普林西比，表示最亲切的欢迎。我们真诚祝愿它们达成和平的政治和经济发展。

接纳三个新国家入会确实是联合国非殖民化政策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二十四国委员会的委员之一，智利对这个政策的成功非常高兴，我们在此再度表示我们对它的最热烈的支持。不过我们充分了解，需要公正解决的殖民情况仍然存在，特别是在非洲大陆。在这方面，我们愿意对非洲统一组织就这个问题采取的立场表示声援。

智利本着其国际政策所依据的兄弟关系和和平共处精神，在今年九月初邀请安第斯集团国家联合研究寻求达成对军事开支的限制和利用因此节省的资金促进我们人民的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最佳途径。作为利马会议续集的圣地亚哥会议，看到了

在这个领域获得的巨大进展。对最近即将研究的各种问题曾作了较详细的规定，并对就这个重要事项达成一般协议的方法和手段提出了具体的形式。有一个一致意见，即在今后的会议里将邀请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参加。

在智利会议期间，我国政府向其他五个与会国提出了一个加强和平的条约草案，它如果获得接受，将向美洲国家组织的所有成员国开放签字。

我们采取这个主动来加强在安第斯地区对军备限制协议有益的安全和和平气氛。这项条约草案的基本新因素是，在第 3314(XXIX) 号决议所述的各种侵略的基础上，对不作出该决议所列行动的义务赋予了庄严的契约性。

我确信拉丁美洲在军备限制的路上能作出迅速的进展，将在这方面为全世界树立一个榜样。

根据同样的原则，我国政府充分支持并已接受上届会议通过的关于禁止使用燃烧武器的第 3255B(XXIX) 号决议。而且，我愉快地宣布，智利将在适当时间内批准禁止细菌和毒素武器公约。

智利是《南极洲条约》和《拉丁美洲禁止核武器条约》的缔约国。我们赞成建立其他无核武器区，我们特别有兴趣地欢迎斐济和新西兰的倡议在南太平洋建立无核武器区。我们在南太平洋有着重大的利益，我国在南太平洋有很长的海岸线，我们维持着并愿加强与那个伟大的海洋的其他沿海国家的一切关系。

我高兴地向大会指出，今年二月间玻利维亚总统和智利总统自由地、自发地恢复了 12 年以前中断的外交关系。互换大使后，双方能够为了分析两国的愿望，包括玻利维亚想取得通往海洋的自由出路，以补足它目前享有的自由过境便利的愿望，而建立了直接的、积极的对话。

问题很复杂。需要在极为平静的气氛中加以彻底研究，考虑双方都愿意接受的和有利于两国经济发展的解决办法。我们深信，智利和玻利维亚两国政府间普遍存在的亲善态度将使我们能达成切合实际的、最后的协议。

由于草拟了一个单一案文，作为谈判的基础，以便在一九七六年通过一项规定海洋使用标准的条约，第三次海洋法会议已经进入决定性阶段。智利是一个典型的海洋国家，智利代表团自从海底委员会成立以来，一直积极地参加关于这个问题的的工作。智利为了使国际谈判注入新的动力曾作出了不懈的努力，而且，作为海洋法主席团的一个成员，赞成起草这样的基本文件，使我们能对圆满的结果怀抱乐观的期望。

这个单一文件阐明了构成了国际解决的两条轴心的两个主要法律概念 200 哩专属经济区和表示人类共同财产概念的国际海底制度。着重经济意义的 200 哩管辖区的概念受到普遍一致意见的支持，对智利来说是有理由感到满意的，因为智利是 28 年前头一个宣布 200 海洋管辖权的国家。

经济区将允许落后国家为了人民的利益发展它们的沿海渔业，这是我们同跟我们签署《南太平洋协定》的两个国家厄瓜多尔和秘鲁共同顺利完成的一个项目。

国际海底制度将允许对这个人类新领域作经济性的开发，以便促进全体人类发展中国家利益。

显然这个基本文件需要通过商谈会成功。

我现在愿意谈谈在若干国际论坛和本组织里，有人反复地诽谤地指控智利侵犯人权这件事。有人拥有巨大财力，不计成本地进行一项运动，试图使全世界的注意力集中于某一个国家，只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这个国家挫败了一个自称进步而一度把这个国家带到地狱边缘的意识型态。

虽然，如同教宗伯多禄六世去年宣称的，“讲到人权，今天没有一个国家是无罪的”，我不想在此谈论我们每天读到的在许多国家发生的关于逮捕、政治审判、谋杀和压制公民自由的事件和报导。

但是我们必须说的是，只要国际机构忽略人权的普遍性，而寻求评判某些个别国家，同时其他国家同样罪过而不受惩罚，我们就不能期望这种国际机构的协定具

有真正的价值或受到真正的尊重。尤其是在提出或加入这些协定者就是那些长久以来保持高压的专制制度，使所有人权都受到有系统的践踏的政府时，那就更没有真正价值、更受不到真正尊重了。

智利仍旧生活在一个紧急司法制度之下，这个制度并不是因为我们的愿意或哲学而产生的而是前一个制度的后果，前一个制度的目的是要在智利实行极权主义。现在的制度是每天受到外国唆使和指导的恐怖行动的自然防御。

事实是即使在最稳固的民主国家里，恐怖主义和极端主义的运动也引进了一种新现象，对于这种现象，常规的刑法措施是无效的。有这个毫不犹豫地绑架和谋杀无辜、图谋暗杀仁慈和正直的伟大总统的世界里，我们难以置信地听到关心罪犯命运的呼声竟比关心受害者生命的呼声还要高。

社会必须保卫它自己，不受这种残酷血腥的进犯，否则社会就会灭亡。

面对这样进退两难的窘境，我们看到了，明显的为了保卫社会，世界到处都出现了在某种程度上限制自由和传统法律保障的预防性的紧急立法。

紧急司法制度不是当今智利政府创造的，它是引用存在多年的宪法规定的结果。它不允许专断行为。相反的，它为了公共安全对某些人运用这些规定，也给予他们保障。虽然暂停某些权利的行使，但是并未剥夺或侵犯人权，这是对我们所作的公正指控，我断然拒绝。法院在完全正常的情况下进行工作，不受行政部门的支配；紧急制度也正在逐渐稳步放松管制。这些限制某种自由的措施受到绝大多数人民的接受，他们认为这些临时措施是战胜直到一九七三年九月他们都在其中生活的混乱和不安全情况所不可避免的步骤。

我必须在此回顾，这种种限制是各种国际文件仔细考虑过的。举例来说，智利已经批准，但是因为现在正在诽谤我们的许多国家没批准而未生效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就是这样。该《公约》第四条说：

“社会紧急状态威胁到国家的生命并经正式宣布时，本公约缔约国得采取

措施克减其在本盟约下所承担的义务，但克减的程度以紧急情势所严格需要者为限，此等措施并不得与它根据国际法所负有的其他义务相矛盾，且不得包含纯粹基于种族、肤色、性别、语言、宗教或社会出身的理由的歧视”。

智利在危及本国生命的情况下实施这些紧急措施时遵守了这个不可少的保障条款，没有这个保障条款，该公约永远不可能达成协议。

充分了解到我们已在最后关头避免掉进深渊，在关键时刻避免了将造成数十万死伤的内战，采取了最不可少的安全措施来维持国内的和平，当局毫无限制地向想访问我们的每一个国际委员会、新闻记者和政治家敞开了大门。我必须承认我们太天真了。我们的经验是：许多冒充的“观察员”带着成见来到这里，他们访问的唯一目的是要证实他们预定的消极的偏见。他们在智利时说的是一些话，一旦离开后，说的就完全不同。

虽然有了这些经验，但是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没有什么好隐瞒的——我们的边境是开放的，对任何想访问我们的游客没有签证规定——我们在今年初曾同意人权委员会的一个工作组到智利来。诽谤我们的国家中没有一个作过这种表示，这在联合国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智利从一开始就愿意与该工作组合作，并准备向它提供履行其任务必需的便利。

但是现在我国政府决定不接待工作组。智利政府遗憾地认为，为了履行每个政府保护内部安全的基本职责，在这种情况下和在这种提议方式下，必须取消对工作组访问的同意这个决定，是一个主权国家的决定，我国政府曾在适当的时候说明了理由，我现在想简要叙述一下。

首先，联合国系统若干机构对工作组访问期间所将研究的问题不等待其结果就预先作了判断。不顾访问即将来临的事实，国际劳工组织和国际妇女年会议就急着谴责智利侵犯人权。它们完全漠视人权委员会的工作，不顾其工作组将作的工作。这些事实导致了一个逻辑的结论，即委员会的报告必然将在引起我前面说的

谴责的预先判断的基础上，受到政治性的处理而不其内容如何。

第二，在工作组抵达的前夕，当局察觉到有制造内部不安气氛的企图。这个运动是受到外国广播电台的鼓励和指导的，目的是要在各国大使馆塞满假政治难民，纵恿破坏活动及人身攻击。因此这些想对工作组造成虚伪印象的企图，与国内的真实情况完全无关。

第三，我必须指出工作组的任务规定并未明确地订立。这并不希奇，因为在联合国整个历史中，智利是头一个国家同意让一个工作组访问，来查明在其国境内是否受到尊重。其他被控侵犯人权的国家却拒绝接受类似的特派团。

我国政府觉得，智利欢迎美洲人权委员会和国际红十字会的一个常设委员会，让它们享受最大可能程度的行动自由，应该得到适当的感激。

这些事实应该叫我们好好地想一想，工作组是不是需要能够以与原来计划不同的方式行动。一方面必须建立一个公平的、对全世界都能适用的制度，以便能在原地研究所有侵犯人权的指控；另一方面，派往被控国的工作组的任务规定应该事先拟定和获得通知，并应为这个目的草拟普遍适用的程度规则来指导它们的活动。因此，今后当各国同意这种访问时——如同智利这样的例外情形——就有事先确立的保障和规则，来保护它们的安全和尊重它们的主权。在这方面，若干代表团在一般性辩论期间提出的建议特别是比列时代表的建议应该加以考虑。

此外，我们不能不一提的是，我们很难了解一些国家就在高谈人权公约的时候，却拒绝执行公约以给予公约国际效力的态度，也很难了解尚未批准公约但却指控智利不执行公约的那些国家的态度。

如果我曾说过我国政府迫不得已建立了紧急制度，那并不是这个制度是永久的——正好相反。这个制度已经在不停地逐步放松中。而且，政府本身也通过改革从前的立法来达到这个结果，并给予被军事法庭起诉的人们一系列在一九七三年九月以前不存在的求助权，从而改善了他们的处境，使他们经常受到法律的保护。

今天，可以请求并获得普通法院给予的同样求助权。不过最高法院仍然保有它对国内所有法院的监督地位、并充分自主地行使这个权利。而且很多被拘禁的人已经释放，其中有许多是前政府的领导人物。这件事是有公开记录的，因为其中有许多人在外国大声反对智利。

假使国内的和平情况不受影响，恐怖和颠覆活动得不到东欧和加勒比的强力的广播电台的煽动和停止从外国运入武器，我们就能按照智利最好的传统中止紧急制度。

这不能解释为将回到现在遭到危机的一种司法结构。很显然，即使是最稳定、最正统的民主国家也在寻求新的宪法改革，使社会能适应现代的需要、适应技术进展和适应人类本身造成的重大的道德、经济和社会问题。

所有国家都在寻求新的社会形成，这是因为政治、社会和经济结构不能符合今天的现实；也不能解决今天社会的问题。就我们这方面来说，我们不相信民主、自由和参与等基本概念是必须与某一特定的司法结构相结合的。

事实证明不能生效的不是民主制度的基础，而是表达民主的制度。民主，不该是一些人声称的，软弱和煽惑的同义词。相反的，它需要一个负责任的、有能力指导社会，保证每个人的福利并确保人民的基本精神协调以符合人权和国家传统本质的权力机关。没有这个权力机关，民主制度就丧失了存在的理由。

智利政府严重关切地注意到目前国际经济情况的后果。世界经济面临了一个异常不稳定的阶段。石油的新价格无疑地强调了世界各国经济关系制度的弱点。目前的危机影响到国际贸易和货币关系，并且更加重了世界经济产品分配的问题。

我们满意地同意第 3362 (S-VII) 号决议所反映的共同意见，它在解决上述问题，达到更大的世界经济平衡和改善发展中国家进展的前景方面为国际经济发展和合作开辟了新的道路和规定了新的标准。*

* 主席回到他的位置

上述的协议反映了激励联合国会员国达成讨论已久的这些目标的新精神。在这方面，我们赞成巴西外交部长所说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当议定一个一般协定，作为具体谈判的政治和法律典范，以纠正曲解和填补现有各项协定留下的空白。正如决议所构想的，达到具有约束力的协定以保护发展中国家出口的原料的真正价格是必要的。

由于缺少燃料和主要出口品的铜的价格大跌，智利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这两个因素对我们的影响约等于智利出口额的百分之五十。

我们知道对我所说的问题不能达成如情况所需的那样快的国际性解决。这就是为什么各国的内部努力如此重要。这也是为什么智利现在推行着要求国内所有部门牺牲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曾作出极大的努力以抑止一九七三年发生的过渡通货膨胀，那次通货膨胀使物价上涨了百分之一千。现在我们已能把这个数字降低四分之一。

我们在对外贸易方面的门户开放政策，再加上非传统出口和内部粮食生产的罕见的增加，使我们能够处理危机中最困难的时期。同时，我们极为重视建立集体安全网的主张，以面对因为出售原料所获收入缩减而造成的国际收支波动。这个问题现在正由拉丁美洲大陆的各中央银行研究中，国际经济社会的参加可确保研究工作的成功。

今年我们曾通过批准设立拉丁美洲自由贸易协会会员国外交部长理事会的议定书，继续加强区域一体化进展的努力。因为我们也积极参与《安第斯分区条约》机构的改革工作，使它们符合国际经济情况的各种新需要。

我们关切地注意到达成关于原料的国际协定越来越大的兴趣。智利体会到它因为拥有世界最大的财富之一——铜矿——而必须承担的重大责任。它的铜储量占全世界总储量百分之二十二，新的勘探可以使它在不久的将来提高到占全世界储量百分之三十。

智利的铜出口对世界市场的重要使我们加入与其他出口国如秘鲁、扎伊尔和赞比亚签订的协定，以便协调政策和对困扰我们的种种问题寻求解答。我们极有兴趣地欢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先生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先生表示的意见，目的在为对人类经济发展具有基本重要性的这项商品寻求协调的解决办法。因此我们愿意合力寻求既保护国家财产又符合普遍利益的解决办法。

因为关心世界粮食危机，我们已往作出极大的努力来增加我们国内的生产力。结果我们在14种主要作物上达到平均增产百分之二十；使我们能把粮食进口削减到一九七三年进口数额的一半。

智利共和国总统在就任两年后，特别强调了她的社会行动五年计划的基本要点。他说过社会发展的基本目标是使人人机会均等，唯一的差别是因为个人才能的大小而产生的。

我国政府为了遵照这个概念和第3362(S-VII)号决议各段序文，已经发起广大的社会改革方案，以便改善教育前景、住所和劳工立法。数目越来越多的工人企业、强迫训练法、企业的社会地位、最新的合作社法和一项最低就业的广大方案，是这个充满动力的和实效的社会方案的一些特点。

此外，在粮食供应方面也作出了前所未有的努力，能够每天向学生分发140万份早餐和午餐。我们现在已经制订了一个重要的社会住房方案。并已开始一个野心勃勃的供应和分配方案，包括建立贫民户生活必需品分销处。

我们展出了一个幼童教育和照顾的广大方案，目的是要养育和教导贫困家庭的儿童。应该特别一提的是营养方案，这是在智利办得最普遍的方案，能向百分之九十五低收入家庭的儿童供给牛奶。这个方案使我国的婴儿死亡率减到空前最低的数字。

智利可以自豪地指出一项政策，即在全国人民共同努力的基础上，使智利能够克服所遭遇的数十年来最严重的危机。这种努力也是其他国家特别是小国用各种

方式正在进行的，应该受到国际社会对其真实意义的赞赏。

最后，我愿谈谈自从旧金山会议以来一直被认为本组织中不可缺的一项原则——不干涉别国的内外事务。我想谈它是因为我相信不仅这项原则未被应用，而且在某些国家，干涉和不尊重这项原则的情形一天比一天明显。这是不符合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的。这绝不可能促进各国间以尊重人民平等权利和自决原则为基础的友好关系——宪章第一条所载的目标之一。第二条禁止联合国干涉在本质上属于国家内部管辖的事项，也遭到彻底的漠视。禁止本组织作的事更有理由禁止各会员国作。

这是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经过漫长而详尽的研究后通过的《宣言》确认的。那个《宣言》并说各国严格遵守不干涉任何他国事务的义务，为确保各国彼此和睦相处的一个主要条件，因为任何形式的干涉行为，不但违反宪章的精神和文字，并且引致威胁国际和平与安全的局势。此外它还直接间接阐明了干涉别国内外事务的行为，并明定这种行为是违反国际法的。

《宣言》除其他事项外，又说：

“任何国家均不得使用或鼓励使用经济、政治或任何其他措施强迫另一国家，以取得该国主权权利行使上的屈从，并且该国获取任何种须的利益。又，任何国家均不得组织、协助、煽动、资助、鼓动或容许目的在以暴力推翻另一国政权的颠覆、恐怖或武装活动，或干预另一国的内争。”

(大会第2625(XXV)号决议)

我要提出下列事件，其中许多是过去两年内发生的，显然是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一些国家的发言人出言傲慢不逊，他们对智利的内政问题妄加评判，并煽动推翻合法组成的政府当局——甚至在本大会的一般性辩论中都这么说；外国政府直接的、公开的资助在智利的武装颠覆和恐怖活动；强力的外国广播电台所作的日常广播，企图推广、支持和指示目的在以暴力手段改变智利政权的颠覆运动；利用经

压力使智利在行使主权权利上受到某些政治条件的限制，这种干涉行为特别是在重新谈判我国外债时发生；在贸易和财政谈判上歧视智利。

这就是一些国家履行它们保证尊重的第2625(XXV)号决议的情形。我们对这些国家的态度并不惊讶，它们有系统地利用干涉作为把自己的政治思想强加给别人手段。不过使我们惊讶的是：这些干涉来自宣称它们的国际政章是以联合国各项原则为准则的那些国家，因此它们应该是最先忠实地遵守这些原则的国家。

智利政府希望通过我清楚地、诚意地表达它对本届会议议程的若干项目、本组织前途和与我荣幸地代表的本国直接有关的一些问题的意见。智利从立国以来即一直为和平事业和国际合作作着卓越的服务，我们从以前的国际联盟开始成立时就积极地参加，并热心地、忠诚地参与联合国宪章的拟订，我们作了165年的主权国家，现在仅仅因为恢复了它的传统和民族特性而受到攻击。

我们对这个攻击不但毫不恐惧，反而智利人民特有的勇气来迎接，这是我们从英雄的西班牙征服者和我们阿劳科土著居民不可屈服的勇气继承来的勇气和自尊。今天攻击我们、企图干涉我们内政的人，应该知道我们的历史，应该知道智利人从来没有受到外国的征服，在国际上从来不接受不公平的、歧视性的待遇。我特别要向第三世界国家的代表指出，国际关系中重新出现外国干涉别国内政的现象，对你们经过残酷斗争而达成的充分自决所具有的严重危险。

我也要提醒各发达国家、大、中国家的代表，如果他们真正希望建设和平、安全和国际合作，他们也应该不光是理论上而且也要在实际上严格遵守国际共处的基本原则，特别是尊重别国的主权。*

同时我们很高兴我们明智地选举了加斯东托恩先生担任大会本届会议辩论的主席，这是向大家一致公认后他的优秀外交传统和他个人的才干，以及他的令人景仰的国家致敬。我也愿代表智利表示热烈的祝愿，祝愿我们在辩论中看到联合国宪章的各项基本宗旨。

主席：请有意行使答辩权的代表发言。

* 主席回到他的坐位。

米切尔先生（美利坚合众国）：主席先生：各位光荣地代表贵国出席本会的世界杰出公民，我知道你们已经辛苦了一天。我知道要延长讲话时间未免有点过分因此我要预先告诉各位，我讲的话不会太长。我希望在十分钟以内，我知道这是我们的规则。我也要明白说明，我讲的话不会怒气冲冲，也不会怨天尤人——因为我认为这些已经太多了；我的意思是希望我们能够把记录搞得清楚，因为全世界在注意我们，我们把记录搞清楚就是让这个世界知道，问题是两方面的看法，这也是我到这儿来发言的意思。

我代表我国政府，答复达荷美代表今天早晨的发言。在他发言时，我特别关心地注意到莫伊尼汉大使在这个会议室以外讲的话被引用了和受到了批评，但是对一九七四年六月国际法学家委员会关于阿明执政期间成千成万的乌干达人死亡和失踪的报告却没有提出只字的答复。这一个报告和它的调查结果才是争论的事实。我可以这样说，一个人死掉了，不问他是被黑人杀死的或是被白人杀死的，都是一个死在我的国家，我们认为言论自由的权利是神圣不可侵犯的。我们希望我们能够永远保障我们自己公民享有这种权利；我们也希望我们能保障我们的来宾也享有这种权利，不论这些来宾是大国的元首，新生国家的代表还是到我们这个国家来的游客和移民。由于这种精神，我们恭听了各位在这儿的发言，不论我们同意或不同意以后我们也将继续注意恭听他们的发言。我本人九月初就到了这儿，我在这些走廊上走来走去，同在这儿发言的男男女女都握过手，这并不是说我同意他们的发言而是我相信他们有权在这里讲话，我要他们知道，我与他们握握手，见见面，就是表示我在倾听他们的意见。

我们对乌干达总统也给予同样的礼貌。我代表我的国家，倾听了他以非洲国家组织主席的身份提出的全部发言。我也倾听了A/PV.2370号文件第61页开始的发言，这份文件就在我的手边。他说：“现在我要以乌干达总统的身份来谈谈几件事”。他在这以后的讲话中，有不少侮辱了美国人民的地方。在我们的国家里——今天在座各位有许多代表的国家与我们站在一起——我们为了反对某

种种族主义曾经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而且付出很大的代价。一个独裁者在世界上推行那种种族主义，结束了千百万人的生命，只因为他们不是他所谓的“优秀民族”如果我们当初对那个独裁者少一点礼貌，也许许多人不会遭受痛苦，不会丧失生命。

阿明总统以乌干达总统的身份——我强调不是以非洲统一组织的主席身份——说：

“美利坚合众国已经成了犹太复国主义者的殖民地，他们控制了所有的发展和权力工具。他们几乎拥有一切的金融机构、主要的制造和加工工业，主要的通讯机构；他们也大量地渗透了中央情报局，因而他们对可能反对残暴的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国家和人民构成了一种很大的威胁。”（同上，第71、72两页）

然后他说：“他们把中央情报局变成了一个杀人机关，打算消除世界上任何方式的正义抵抗力量。”（同上，第72页）

后来，他要求消灭以色列这个国家，同时还毫无理由地向美国黑人暗示：他们所遭受的痛苦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只要他们抬起头来，他们就不会再受现在的痛苦。

值得注意的是，在他今天上午的讲话中，达荷美代表又增加了一些侮辱而荒谬的言论。他提到美国代表团团长：“莫伊尼汉是代表犹太复国主义呢还是代表美国？如果他代表犹太复国主义，他应该尽快到以色列去。”

矛盾的是，达荷美代表接着又吁请莫伊尼汉大使“说话要多多负责”。还有矛盾的是，达荷美代表的讲话与非洲统一组织（非统组织）在坎帕拉决定对以色列问题采取温和的态度，而不采取极端的态度一点完全相反。

莫伊尼汉大使在旧金山的讲话中对于非统组织的明智决定大加赞扬。现在我要衷心感谢非统组织，对这一个困难的问题争取了温和的态度，这是有建设性的。

可是，阿明总统的话，是数世纪来用以迫害少数民族，特别是犹太民族的那一类话。通常，这些话的前面都加上一句：“我喜欢犹太民族”或“我最好的朋友

中，有些是黑人”。我们在A/PV.2370第72页可见，他也用了这种技巧。但是，在我们的国度里，不会受花言巧语的欺骗，也不会让他用这种技巧来散播仇恨的种子。

如果有人攻击我们任何一部分人民，我们就要反击。如果有人攻击我们的任何一部分人，就是攻击我们全体。美国人民是一个民族。如果我们受到恶言恶语的谩骂，我们就要自由表达我们的愤慨。这是必然的。我个人认为我们对于这一件事只有自豪，没有歉意。我们不仅要为犹太人仗义执言，也要为阿拉伯人——我国的好公民——仗义执言。我们也要为亚洲后裔仗义执言，就是在政治上与我们不一致的人，受到无理攻击，我们也要为他们仗义执言。

在第七届特别会议期间，美国提出了一项合作计划。那一届会议，大家辛勤地工作和商谈，是一届成功的会议。我们认为——我依然相信；我国依然相信我们已经走上了在这个世界上建立合作关系的大路。这继续是我们的真正工作。

现在，我们有一个选择：我们可以与阿明总统和其他说这些话的人士继续争辩，或者我们可以读读目前在我们手中的实际问题——改善全世界人民的生活素质，拯救饥饿中的儿童，使无家可归的人皆有房子住，确保天才不致浪费，因为我们给那些有才能的人一个学习的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有建设性的谈判，这样才不致自相残杀，不论男女都要抱着善意的态度来讨论我们之间的差异。当然，我们可能不一定意见一致，但是如果我们凡事讲理，一切公道，如果我们常愿听取——不象有些人，拂袖而去，不肯平心静气地倾听——如果我们做到这些，我相信我们在这个人类历史过程中有很多很多的机会去开始建造我们一向所梦想可以实现的世界，象这个大会一样，反映着人类的各种肤色，人类的各种政治信仰，反映着许许多多的事物，使我们有机会将这个世界造成一个虽然不是乐园，但是比我们过去所知道要好得多的世界。

基恩尼先生（乌干达）：现在时间已晚，所以我不打算在此时答复；我要保留我以后答复的权利。

帕基先生（达荷美）：象刚才离开这个讲坛的、我的同事一样，我不拟再向在此出席会议的各位代表要求他们耐心听下去。我仅仅要促请大会注意刚才我们听到的发言，归根结蒂一句话，只有证明非洲集团，通过它的主席达荷美代表在今晨所作的谴责是正确的。

美国代表所称的矛盾并不见于达荷美代表今晨的发言中，相反的，这些矛盾都在他所引证的话里；因为，就我们所知，调查中央情报局的事，或者美国代表所说的其他事，都不是受其他国家支配的，而是美国自己支配的，同时中央情报局的调查结果也不是我们虚构的事。

无论如何，非洲集团对美国代表的发言，保留在适当期间提出答复的权利。

项目 22（续前）

接纳新会员国加入联合国

主席：现在我要略为说明一下大会议程项目 22。

大家还记得在一九七五年九月十九日通过的第 3366(XXX) 号决议，要求安全理事会对越南南方共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申请加入为联合国会员国一事，“立刻重新给予有利的考虑”安全理事会为此目的曾于九月二十六、二十九和三十日集会，审查大会转交给它的申请书。安理会讨论结果载在 A/10273 号文件的安全理事会特别报告中。

关于这一点，我要请各代表团注意越南南方共和与越南民主共和国常驻观察员给联合国的来信，请我转请大会全体会议注意，因为信中表明了他们最近的立场。我已将此信作为大会正式文件散发—— A/10274 号文件。

在过去数天之中，我曾经与有关主要方面进行了协商，从这些协商以及从我与各区域集团主席接触的结果，我认为恢复审议这个问题既非其时，亦不急迫，更无优先必要，但是这个项目依然作为项目 22 留在大会本届会议的议程上。

下午八时十分散会